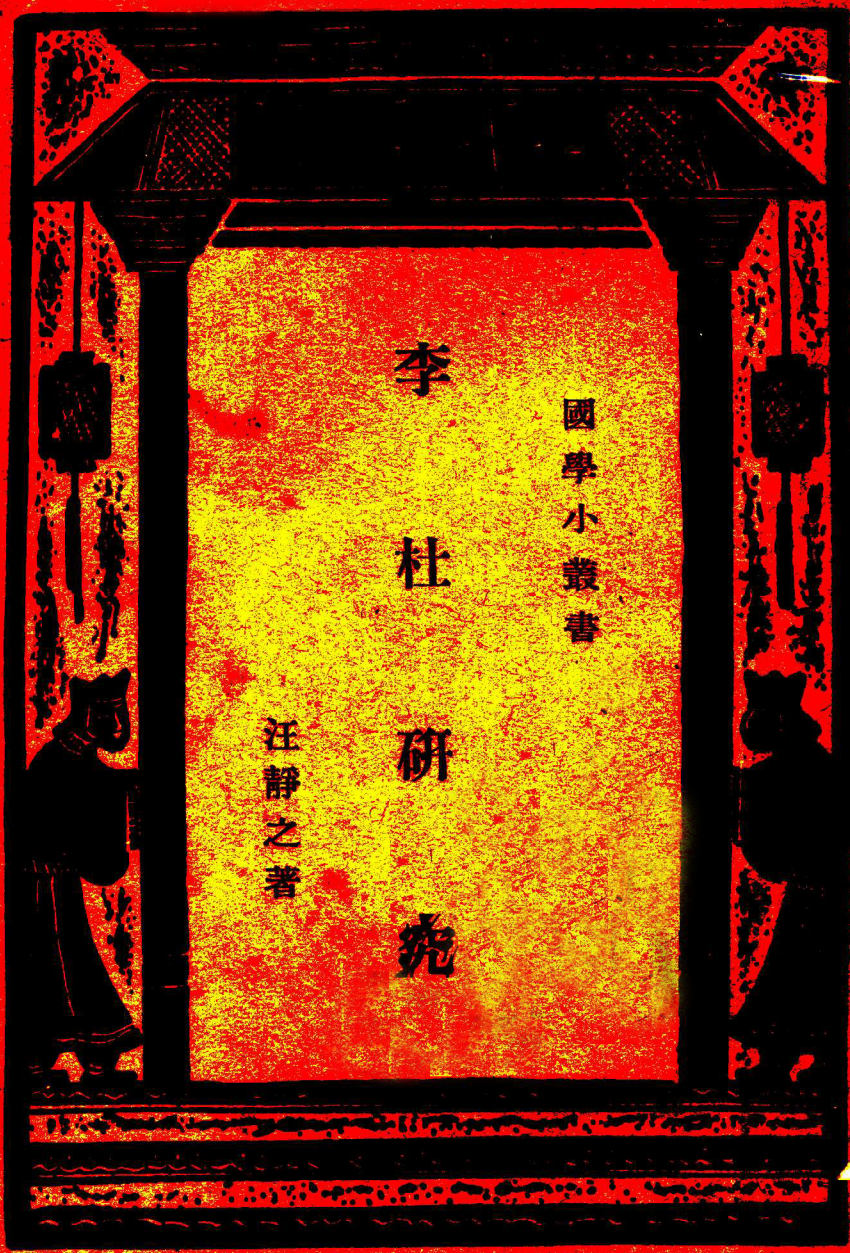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李  
杜  
研  
苑

汪靜之著



# 李杜研究目次

第一章	李杜比較論	一
第二章	李白之流浪生涯	四七
第三章	李白之頹廢思想	八一
第四章	李白抒情之筆	九八
第五章	杜甫之窮苦身世	一一八
第六章	杜甫之國憂襟懷	一五一
第七章	杜甫之寫實工夫	一九二

## 第一章 李杜比較論

1

唐朝是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李白杜甫的詩爲一千多年詩人的軌範，韓愈柳宗元的散文爲一千多年古文家的典型，晚唐的詞又爲一千多年詞人的準繩。唐朝何以成爲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呢？這有五個原因：第一，因爲唐朝始用科舉政策，並且以詩取士，凡欲仕進者都向這條路走，所以文學就發達起來。第二，兩晉六朝以來異族侵入中原，北人慷慨豪壯之氣與南人柔和婉轉之氣相混，經過幾百年的同化作用，把兩種特性調和起來，便成了一種新文化，而文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第三，謝靈運顏延之之詩，汨於典故，拘於排偶，已

失大家風範，到梁陳詩的輕靡綺麗，更是彫蟲小技。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仍不出梁陳的範圍，陳子昂時纔起了一種反動，大加革新，王阮亭說：『奪晉魏之風骨，變陳梁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到李白更洗盡梁陳的腐氣。到杜甫不但不用典故，並且用了許多方言俗語，真是所謂反樸歸真。唐朝詩人很崇拜漢魏六朝的樂府，大家努力模仿，而那些樂府，多是白話的，大家受了影響，不知不覺用起白話來，到白居易竟有意做白話了。不用典故，和多用白話兩事亦是唐詩發達的原因。第四，這和第三條是同一個趨向。六朝以來，駢文大行，後來韓愈從事復古運動，用他筆掃千軍的力量把死板的駢文一掃無餘。變駢文爲古文也是唐朝散文文學興盛的原因。

李杜以前的大詩人，當推屈原，曹操，曹植，陶淵明。曹氏父子當然不如李杜。屈原的設想奇妙，詞藻豐贍；陶淵明的澹遠質樸，真摯自然，雖可說與李杜並駕齊驅，但仔細看來，也要遜李杜一等。人家常說『陶謝李杜』，其實謝靈運喜堆砌雕琢，怎能與陶李杜相提並論？

李杜以後也沒有勝過李杜的大詩人。白居易，李後主，蘇軾，辛棄疾，王實甫雖都是第一

流作家，但終不能比李杜更好。這樣說來，李杜豈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麼？卻又不然，我想『來者』此後總會有的。原來舊體詩做到李杜已經大成了，後人再做下去，充其量也只能做第二個『李杜』，不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代詩人已把詩形稍改過，所以還有可與李杜比美的人，不然，杜李以後定無足觀。宋朝的大詩人都是詞人，元朝的大詩人都是曲家，詩形之重要，於此可知。雖然有些有能力的天才能運用極舊極古的形式做出極好的詩，但這是很難能的。

在討論李杜比較之前，日先說一說他們兩人的友誼：李白與杜甫在天寶三四載相遇於開封，那時李白自翰林院放歸，李白是四十四或四十五歲，杜甫是三十三或三十四歲。李杜交情極深，他們彼此相顧，兩個都是飄蓬，一齊痛飲狂歌地過日子，有時夜裏在梁園醉舞，有時春天在泗水行歌。他們又曾和高適乘醉登台懷古。子美贈李白，懷李白，寄李白，和詩中提起李白的詩共有十五首。處處都表出他倆的友誼，我們且引幾首來看：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贈

李白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

攜手同行，醉眠共被，他們真個好得和弟兄一樣。子美從太白游於梁、宋、齊、魯間，約有一年之久，分別以後很懷念太白，並且頻夢見太白，有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生平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其一）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其二）

第一首說『逐客無消息』，是太白流夜郎時做的，子美很替太白憂慮，所以至於『三夜頻夢君』。又如：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吊汨羅。』（天末懷李白）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章承殊渥，流傳必絕倫。……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寄李十二白）

『不見李生久，徃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不見）

『文章憎命達。』把文章人化，說他憎人家命達，比詩能窮人的意思更進一層，真是極沉痛的話。太白只有魯郡東門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兩首詩給杜甫，我們引一首來：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

看了他們彼此投贈的詩，可知他們的友誼是很深的。太白流夜郎時子美極擔憂，在寄

李十二白也有替太白剖白辯護的話。

這兩位詩壇的領袖，後代的文人，爲了他們互相攻擊，打了許多筆墨官司，未分勝敗。最先挑戰的是元微之，他在杜甫墓誌銘裏說：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新，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籬，况堂奧乎？」

韓愈的眼光很高明，能了解多方面的趣味，他看了元微之優杜劣李的話，很不以爲然，在調張籍裏譏元稹是愚兒，是蚍蜉。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韓愈於文章不輕易許人，至於詩歌卻極推崇李杜，他常在詩裏提起李杜，一共有六處。韓愈的話最公允，也很有勢力，黃山谷嚴羽都與韓愈同調，山谷說：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議



擬。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

他竟說元稹是墨工，塹人，未免說得太利害了。嚴羽在浪滄詩話裏說：「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他知道李杜各有各的所長，各有各的本領，最是公平。他又說：「詩之極至有一曰人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楊升庵，方孝孺丁龍友都是替太白左袒的，高棟唐詩品彙也有這樣的話：「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辭咸善……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矣！」丁龍友說：「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概揮斥，回飈掣電，且令人縹緲天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楊升庵說太白絕句最擅長：「少陵雖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這話用來說埋在典故裏的詩人是很好的，但是用之於杜甫卻是偏見。向來個個人都說太白長於絕句，子美拙於絕句，從沒有人否認，但我覺得太

白絕句固佳，而最擅長的還是歌行。子美並不拙於絕句，絕句佳作亦甚多。楊升庵又說：「盛弘之荊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同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別，今人謂李杜不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憤憤！但是據我看來，李杜各有詩千餘首，我們不能以一首詩來定其優劣。

李白自負文格放達，曾有一首戲贈杜甫，嘲笑杜甫做詩困於雕鑿，辛苦得身體都瘦了：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謂從前作詩苦。」

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且他們相遇時，李白早已名滿天下，而杜甫那時，還沒有出名。所以杜贈李的詩很多，而李贈杜僅二首，杜對於李，處處竭誠地恭維拜倒，而李對於杜，不但始終沒有稱讚過一字半語，且還有「飯顆山頭」之嘲諷。古來少有前輩恭維後輩，名人頌揚無名人的事。李白嘲杜甫是前輩後輩的關係，與他二人的好壞無關。（李與杜相遇同

遊首尾約一年，天寶四載以後，他二人至死不再見面，而戲贈杜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由這逢字可知此詩是天寶三四載作的，此時子美尙年輕無名。』

戲贈杜甫不過是相熟的朋友之間一時遊戲的開玩笑罷了，題目明明說是戲贈，而杜甫覺得他們的祖師被馮是很不體面的，便說此詩是假的，但李白是喜歡開玩笑的人，似乎有作此詩的可能。杜甫又牽強附會地去找反罵李白的話來。杜甫的春日憶李白說：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徐子能說杜甫『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讚他極有分寸。』不知杜甫倒是後輩，只因他倆是忘年之交，故彼此不客氣，不妨爾汝相稱，直呼姓名。楊西河說得好：『首句（指「白也詩無敵」）自是閱盡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讓一頭地語。竊謂古今詩人舉不能出杜之範圍，惟太白天才超逸絕塵，杜所不能摩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

杜甫又說：『重與細論文』的細字是譏太白詩粗疎，又說子美以鮑照陰鏗庾信比太

白是輕視太白，不知子美是很佩服鮑照，庾信，陰鏗的，他有『頗學陰何苦用心』，『庾信文章老更成』，『流傳江鮑體』等句，他實在是舉平生敬慕的人來稱讚太白。杜甫雖號詩史，但這種地方決沒有春秋筆法。他們這種穿鑿，太無聊了。

李杜兩派所辯論的理由，總括起來，可分外形與內容兩方來說：外形方面，李派以為李詩豪放自然，不假修飾，杜詩雕琢太甚；杜派以為杜詩研練精切，屬對典雅，李詩毫無法度。內容方面，杜派以為杜詩忠君愛國，感時憂世，李詩不過神仙虛無之說，酒鬼色徒之談。李派被『忠君愛國』四字駭倒了，不敢再說什麼，於是他們解釋詩經的法子來說李詩雖說婦人與酒，不過寓意罷了，實也不失為頌詠風刺之道。這些說法可算極牽強博會之能事了。論到杜派的忠君愛國說更是可笑，我們舉三個人來做例：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每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胸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

（趙次公）

『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蘇東坡）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詩歌，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羅大經）

這種話說得何等冠冕堂皇。古來有許多人所以認杜勝於李的重要原因，不過如是而已。原來忠臣孝子的詩才是好詩，否則無論如何總要退讓一步。這真是陋見。

古來固很少了解太白的人，而真了解子美的人也不十分多，如劉鳳誥杜工部詩話裏說：『自元微之作序銘，盛稱「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王介甫選四家以杜居首，秦少游則推爲孔子大成，鄭尙明則推爲周公制作，黃魯直則推爲詩中之史，羅景綸則推爲詩中之經，楊誠齋則推爲詩中之聖，王元美則推爲詩中之神，崇奉至矣！惟宋楊大年不服杜，詆爲村夫子。』他們簡直不把子美當作詩人，真是唐突子美！我們看了『周公制作』、『孔子大成』可知他們的心理，他們愛用治國平天下的眼光去批評詩人，把詩與忠孝節義併爲一談，要

把詩經變成禮記，他們沒有想到孔子並不以詩經不像禮記而刪棄了他。他們以為子美的詩好在『一飯未嘗忘君』，其實這是與子美的好處毫無關係的。

李杜二派的辯論，因為偏倚的嗜好而盲讚瞎謗，都沒有說着最重要處。我現在撇開一切無聊的舊意見，把我所有出的李杜的相異處比較一下。分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為，嗜好，身體各方面來說：

一，思想方面。李悲觀，而杜樂觀。向來人家都說李樂觀而杜悲觀，那是皮相之論，只看見李杜的外表而沒有看到李杜的內心的根底裏，不知杜之熱心社會，乃由肯定人生而來，李之縱樂頹廢，是因為對於人生十分不滿意。李是個人主義，而杜是利他主義。李為肉所羈，而杜為靈所統治，李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而杜要求有限的平凡的生存。——李常想成仙，而杜想不到仙的事。李離經叛道，而杜拘守禮教。李藐視俗衆，而杜愛民如子。李是社稷蒼生從未繫其心，而杜時以民生疾苦為念。李對於戰事，不聞不問，而杜非戰，憂時憂世。李不反對貴族，而杜憎惡貴族。李在某一意義上可說是出世的，而杜是入世的，不能與世間相離。

二、作品方面 | 李是貴族的文學，杜是平民的文學。李是浪漫派，唯美派，杜是寫實派，人生派。李富於想像，杜善於刻畫。李多抒情詩，杜多敘描詩。李詩中無事物可尋，全是情感，杜詩中處處有事有物，全是經歷。李多抒發個人頹廢的心情，杜常描寫社會實際狀況。李可說沒有一首關於時事的詩，杜有關時事之詩極多，可作歷史讀。李主觀的詩極多，杜客觀的詩不少。李詩中多女酒二字，杜詩中多饑餓肉飯飽五字。中國北方文學慷慨悲壯，南方文學纏綿委婉，李杜南北兩種風格都有，但杜偏於北方，李偏於南方，故李纏綿委婉之戀歌甚多，而杜絕對沒有一首戀歌。李賴天授故以才勝，杜賴人力故以工勝。李的詩奇如莊子之文，杜的筆健似司馬遷之文。李詩縱橫馳騁，如瀑布之奔瀉，杜詩苦意安排，如大江之緩流。李寫詩時信筆直書，一氣呵成，杜寫詩時慘淡經營，一字不苟。李用筆如大刀闊斧，杜用筆如利鑿細錯。李詩極毫爽輕快，悲哀頹喪，自然縹渺，杜詩極工整勁健，沉鬱嚴肅，慷慨激烈。李集中七言律一具僅八首，嚴格說不過三四首，杜絕句亦有對偶。李以文言爲詩，用方言處極少，杜以方言俗語入詩處甚多。

詩辨坻云：「工部老而或失於俚，……翰林逸而或流於滑。」又云：「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沉雄而失之粗硬。」其實，所謂俚便是用方言俗語，所謂滑便是流利，所謂輕率便是爽快，所謂粗硬便是勁健。這都是李杜的優點，何得謂爲失？

韻語陽秋云：「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子美也說太白「敏捷詩千首，」李白一斗詩百篇，子美又說自己「新詩改罷自長吟。」太白重天賦，全以才氣行文，學錯了便只能說幾句空洞大話；子美重人工，雕詞琢語，一字不苟，學錯了便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方以智通雅云：「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敝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以平實敝悲苦，確是子美佳處。

有人說杜詩是寫實的，可作他自己的年譜讀，可作當時社會寫真看，所以好，李詩反是，所以不好。其實詩的好壞與寫實與否有什麼相干？李綱書四家詩選後云：「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又有人說：「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這話似



而實非。人間詞話云：『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不管是景物是感情，只要真實懇摯，李所寫常多真感情，杜所寫常多真景物，感情亦是質，怎可說李詩文而無質？李詩雖虛無縹緲，但虛無縹緲中卻有極真實的強有力的悲哀的情調，如『望夫石』的故事，雖是無稽之談，但這故事所要告訴我們的是夫婦間堅強的愛情，那化石的事並非他的目的。難道這種化石的神話也是文而無質麼？

杜詩大都敘事，所說都是實際經驗，眼前事物，故易領悟；李詩大都抒情，縹緲恍惚，不可捉摸。黃山谷說：『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是真領略到李詩的神味了的。藝苑卮言云：『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歛歛欲絕者子美也。』也是曾經深味過李杜的話。

我們知道李是主觀的詩人，杜是客觀的詩人，李喜用夸飾，杜形容不大過火，所以只有

二三尺長的頭髮。太白要說他『白髮三千丈』，長至十來丈的古柏子美也不過說他『黛色參天二千尺』。而漁隱叢話卻說『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他們不知夸飾與說謊的分別，故以這種詩爲無理爲不通。劉彥和文心雕龍夸飾篇云：『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又情采篇說：『詩有別情，非關理也。』周作人先生說：『文藝不是歷史或科學的記載，大家都是知道的，如見了化石的故事，便相信人真能變石頭，固然是愚人，或者又背着科學來破除迷信，斷斷的爭論化石故事之不合真理，也未免成爲笨伯了。』不幸有人真個相信有大如席的雪花，長千丈的白髮而起爭論。

三、性格方面 | 李浪漫而杜敦厚，李似知者所愛的海，而杜似仁者所愛的山，李強項不屈服有破壞反抗的天性，杜雖亦不折腰，但比較的保守。（如李從永王璘反，杜陷賊中而不從安樂山反，李於明皇前令高力士脫靴，杜偏側行云：『徒步翻愁官長怒。』）

四、境遇方面 | 李雖亦常在窮困中，然實際上未受十分苦痛，杜屢遭兵難饑饉，備嘗艱

苦。李沒有餓過肚皮，杜屢絕食。李妻兒尚可餬口，杜妻餓瘦，兒女餓殍者數人。李常往來吳楚安富之地，杜常奔走隴蜀僻遠之區。李所到的地方，常受官府禮遇，杜除嚴武外雖亦有接濟之者，但不如李之受優待。

五、行爲方面。李不拘常調，不修小節，杜比較的拘禮。李有錢便奢侈縱樂，杜儉約克己。李會手及數人，杜鷄魚蟲鳥亦不忍殺。

六、嗜好方面。李喜與豪俠貴族交遊，杜喜與田夫野老爲伍。李喜衣華麗服裝，如五雲裘，杜不講究衣著。李好色喜攜妓，杜不好色不攜妓。

李白曾衣宮錦袍，自采石乘船至金陵，他又有一件極美麗的五雲裘，顏色好像夏天的朝雲，春天的彩虹，又像碧海襯着遠山，紅霞映着綠草。子美田舍云：『地僻懶衣裳，』屏跡云：『一月不梳頭，』過客相尋云：『地幽忘盥櫛，』春日江村云：『過懶從衣結，頻遊仔履穿，』秋日夔府詠懷云：『扶行幾屐穿，』都是說他不講究衣著的。

說子美沒有挾妓過，或者有人懷疑，但太白詠妓詩極多，而子美僅三兩首，如子美宴戎

州楊使君東樓云：『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這是詠友人的家妓，他雖和歌妓坐得很接近，但作樂仍舊讓主人作樂，可想見他在歌妓旁邊正襟危坐的樣子。又如：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愉常見招；細馬時鳴金騶鬣，佳人屢出董嬌嬈。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雪練。通泉百里近梓甲，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子美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楊倫註云：『王趙必郝使君家妓，去年冬在通泉嘗出以侑樽，故作此戲之。』這不過是和朋友開玩笑之作。又如卽事：

『百寶裝腰帶，眞珠絡臂鞵。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全集中艷體詩只有這一首，此外再找不出一首直接說妓女的詩，而這四句詩全是客觀的描寫，作者站於袖手旁觀的地位，與妓女沒有絲毫關係。可斷定此詩亦是詠友人家中之舞妓，並非他自己挾妓。

七、身體方面 | 李身體似甚強健，不強健怎能爲俠客？怎能手刃數人？杜體甚虛弱，瘦削骨出，如他的兩裏說：『尫羸愁應接，』別常徵君云：『兒扶猶杖策，』將赴成都草堂云：『三年奔走空皮骨，』病後過王倚飲云：『多病沉年苦無健……肉黃皮皺命如線，』其瘦弱可知。李無久病，集中言病處極少見，杜有痼疾，肺有病，腳與手臂亦有病。如進封西嶽賦表云：『少小多病，』客堂云：『舊疾廿載來，』客居云：『臥愁病脚廢，』清明云：『右臂偏枯半耳聾，』返照云：『衰年肺病惟高枕，』同元使君春陵行云：『肺枯渴太甚，』又上後園山脚云：『肺痿屬久戰，骨出熱中腸。』病咳而身戰，又肺枯而渴，大概便是肺結核。

上面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爲，嗜好，身體各方面的比較，有幾處是比較的說法，不是絕對的說法，讀者須注意比較二字，幸莫過於拘泥。比較的理由以限於篇幅故只說明了幾條，但其餘的後六章裏都要論及，看完拙著，自然明瞭。

我們從上面的比較看來，李杜各方面是全然相異相反的，知道了李杜之各異，於是我們便要討論這個問題：子美何以靈而不肉，太白何以肉而不靈？太白的詩何以成爲貴族的，

子美的詩何以成爲平民的？這是本書最重要的問題，本書便是爲了『貴族的與平民的』這個意思而作，這個意思一貫全書，是本書的骨幹，費這些筆墨，我的目的只要證明貴族的文學與平民的文學之不同。本書後六章到處含有這個意思，但不一一標明，讀者心目中須時時存着『貴族的與平民的』七字。

我們先把『貴族的』和『平民的』這兩個名詞的界說弄清楚。我且請周作人來說：『我現在的意見，以爲在文藝上可以假定有貴族的與平民的這兩種精神，但只是對於人生的兩樣態度，是人類共通的，並不專屬於某一階級，雖然他的分布最初與經濟狀況有關——這便是兩個名稱的來源。』又說：『兩者的差異，……乃是在於兩者的人生觀的不同。』但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的分別究竟在那裏呢？我們再看周先生的話罷：

『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叔本華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前者完全是人世的，後者卻幾乎有點出世了。……中國漢晉六朝的詩歌，大家承認是貴族文

學，元代的戲劇是平民文學……但是我們將這兩者比較的讀去，總覺得對於後者有一種漠然的不滿足……我們所不滿足的是這一代裏平民文學的思想，太是現世的利祿的了，沒有超越現代的精神；他們是認人生，只是太樂天了，就是對於現狀太滿意了。貴族階級在社會上憑藉了自己的特殊權利，世間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沒有什麼歆羨與留戀，因此引起一種超越的追求，在詩歌上的隱逸神仙的思想即是這種精神的表現。至於平民，於人們應得的生活的快樂，還不能得到，他的理想自然是限於這可望而不可即的貴族生活，此外更沒有別的希望，所以在文學上表現出來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團圓思想了。（貴族的與平民的，見自己的園地一四頁至一五頁）

看了這一節話，我們可以澈底了解貴族的與平民的之意義了。貴族的與平民的雖不專屬於某一階級，但與境遇之如何不無多少關係：這便是李詩所以成爲貴族的，杜詩所以成爲平民的原因。衣食不足的時候，希望與理想完全集中於衣食，很難想到衣食以上的問題；等到衣食已滿足，覺得不過如此，無可再想，他的希望與理想，便又集中在衣食以上的

問題了。人的思想是依境遇的窮通爲轉移的，窮則思博愛，通則思縱樂，俗語說『飽暖思淫慾』，我們可以說『凍餒思拯濟』。假使李杜易地而處，境遇，性格，體質都互換一下，我敢斷定他們的思想作品也要換一種面目了。利他主義與個人主義，換言之曰靈與肉，乃人性之二元，每一個人的腦子裏都有這兩種思想的根苗，境遇便是肥料，某種境遇可以培植個人主義，某種境遇可以醞釀利他主義，所以個個人都可成一個博愛家，個個人都可成一個個人主義者，只看他的境遇氣質如何。

李杜二人貴族的與平民的這兩種精神表現得十足，如杜的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得耕，蠶亦成，不勞力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這便是子美的理想社會，他是凍餒過的人，所以他只希望男耕女織，豐衣足食的社會實現，這不是和團圓思想同是平民的精神的表現麼？這不是求生意志的表現麼？子美的思想只限於這男耕女織豐衣足食的太平生活，太白卻一生到死（只就作品說）從沒有想到



過『男耕女織』四字。

子美江村云：『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因為身體衰弱，常常有病，所以只要藥物，另外別無所求。其實並非別無所求，是時候沒有到，尙談不到別的問題；等到病愈體強，當然又有所求了。又他的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云：『但使殘年飽喫飯。』因為常常肚皮餓，所以但有飯充饑，此外使別無所希冀。其實亦非無所希冀，是還談不到別一層，等到肚皮已飽滿，自然又要希冀更進一步了。如太白體不病，胃亦不饑，故他所希求的不是藥與飯，而是無限的超越的發展，甚至常想上天成仙。

太白常想成仙，而子美從不想成仙。地上凡人的幸福享够了纔想成仙，子美還沒嘗着人間的快樂，那裏想得到『仙』的事呢？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我們可以說：『未知凡，焉知仙？』

太白詩中多女酒二字，子美詩中多饑餓飯肉飽五字，太白視女酒爲神聖，子美視米飯爲神聖，太白把女與酒想像得極美，子美把米飯及一切可喫的東西想像得極美。太白詩云：

『玉碗盛來琥珀光』說酒紅如琥珀，子美詩云：『長安冬菹酸且綠，』冬菹原是很賤的菜，而他說得絲而可愛。太白詩云：『美人一笑千黃金，』糟丘見蓬萊，『視女酒爲神聖，』子美詩云：『穀者命之本，』視穀爲神聖。太白詩云：『美人如花隔雲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子美詩云：『軟炊香飯緣老翁，』『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一個說美人如花如月，一個說米飯又香又軟又滑。

太白襄陽歌云：『黃金爵，白玉瓶，李白與爾同死生。』子美同谷七歌第二首云：『長鑣長鑣！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一個連呼黃金爵，白玉瓶，呼得十分親切，一個尊稱長鑣爲『子』，頻頻喚之，十分親切。一個對着爵與瓶，傾倒崇拜，說是要和瓶爵同生同死；一個對着長鑣託以重任，求他救命。爵與瓶是飽暖之後盛酒消悶的，長鑣是衣不蓋體，飯不果腹的時候用來掘芋充飢的。李杜二人崇拜的對像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便在這裡。

子美發秦州云：『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向樂土，無衣思南州……栗亭名更嘉，

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方可舟。」太白送張祖監承之東都序云：「吁！拙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退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空，揮斥幽憤，不可得也。」太白遠出的動機是因爲「書室坐愁」，想去「揮斥幽憤」，子美遠出的動機，是因爲凍餒寒餓，想求個飽足溫暖。太白遠出的目的地只要景致美好，只要能够「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空」；子美遠出的目的地，只要土產豐富，只要有良田，種白米，以及薯蕷，蜜糖，冬筍等等好喫的東西。

子美解悶十二首云：「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他回憶起舊遊的地方，想再去遊一次，但第一件顧慮到的卻是那地方米價的貴賤。在太白，從沒有想到過這一層，他所想到的是那地方的風光尙如昔日否。又子美發閬州云：「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復數？」他沿途的秋花錦石都不去看一眼。太白可不同了，他在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裏說：「江帶峨眉雪，橫穿三峽流……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又在廬山謠裏說：「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范傳正替太白做墓碑也說：「偶

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

子美季秋江樓夜宴云：『聽歌驚白鬢，』他困於生活，腦子裏一天到晚裝滿了如何可以飽暖的問題，時刻怕要挨餓，所以把『老之將至』的問題忘記了，因為凍餒的問題比『老之將至』的問題更來得迫切。但他聽到別人歌唱，給了他一個很深的刺激，提醒了他，他悚然一驚，知道自己的鬢髮已經白如雪了。子美爲愁衣愁食，忘了『老之將至』，太白不凍不餓，故終日只想着『老之將至』。

子美太平寺泉眼云：『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他讚揚泉水說他香美勝過牛乳，而不說香美勝過醴酒，因爲醴酒不可充饑，而牛乳可以充饑。太白襄陽歌云：『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麩便築糟丘臺。』同是水，一個比之於牛乳，一個比之於葡萄酒，這兩種不同的想像，從心理學的見地看起來，實在是沒有原故的。

從上面舉的例看來，李杜二人處處都很顯明的表現着：一個是貴族的精神，一個是平

民的精神。或者有人以為這些例都是一章一句的，不足為憑，這不要緊，下面長篇大著的例多得很。他二人的代表著作完全和貴族的平民的兩種精神符合。因為後六章裏說他們的事略，思想，作品時都要論及，都要舉例，所以此刻只舉了幾個瑣碎的短例，其餘的例請看後六章。

李杜都是熱血的人，生的慾望都很強，不過兩人注意的方向不同，也可說杜要求的是第一步，李要求的是第二步。杜只要求五穀豐登，『均無貧』，李是欲望更大，要求這個以上的事。杜反對的是富翁貴族，李反對的是自然。杜只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李卻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杜只有求生意志，李卻有求勝意志。這兩方面的要求都由強烈的生的欲望而來，沒有尊卑高下之分。周作人在貴族的與平民的一文裏也說過：『我們離開了實際的社會問題，只就文藝上說，貴族的與平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現，不能指定誰是誰非，正如規律的普遍的古典的精神與自由的特殊的傳奇的精神，雖似相反而實並存，沒有消滅的時候……我並不想因此來判分那兩種精神的優劣，因為求生意志原是人性的，只是這一種

意志不能包括人生的全體，也是自明的事實。」

我說太白生的欲望強烈，或者有人懷疑，以為他既悲觀，厭生，頹廢，又要做隱士遁世，又想成仙，是看破紅塵的人，不會再有強烈的生的欲望；不知厭生乃由於愛生，遁世乃由於愛世，愛生愛得太甚了便也厭得深，愛世愛得太很了便也遁得遠。他原是十分愛生愛世的，但不滿意這樣的生，與世，要求更美好的生與世。更美好的生與世固然不可得，即使得到了仍舊是不滿意，他處處只看見缺點，他眼裏無論怎樣沒有圓滿，始終是一個不滿意，根柢是一個不滿意，所以澈頭澈尾是厭生厭世。外表是厭，內裏卻是愛，雖說是厭了，但欲望卻更加強烈起來。一邊明知希望之不可得，一邊對於現實又不肯放手，永遠在那里追求不已，永遠輾轉在這不可得與不肯放的苦悶裏。

頹廢派文人的祖師的波特來耳，出家出世的釋迦牟尼，也和太白一樣是生的欲望極猛烈的人。常人總以為出家頹廢，是與愛生相反的，這是最皮相的看法。有一句罵頹廢派的話說『頹廢主義者的養生，』這話是攻擊頹廢派的，其實卻替頹廢派做了注腳，做了界說，

道出了頽廢派的真義。頽廢是爲了求生，尋死亦是爲了求生。周作人先生在三個文學家的紀念中說波特來耳的『貌似頽廢，實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現』便是此意。至於釋迦牟尼以萬有爲妄，一切爲幻，其實骨子裏是希望萬有不要妄，一切不要幻。總之，波特來耳與釋迦並非不愛人生，不愛幸福，他們實在比我們常人更愛得利害，只因他們欲望比我們大，而所得的只有苦惱，所以他們一個使沉醉在醜與惡裏，想在醜與惡裏得一種新奇的官能刺激來享樂；一個便斷絕了欲望，停止了尋求，而避世出家。這話很有語病，其實他的欲望並未斷絕，尋求並未停止，避世出家非尋求而何？沒有欲望何以有避與出的舉動？釋迦是跳出苦海，另求淨土，波特來耳是索性沉到苦海的最深處。還有說『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的莊子，淺看起來，他既這樣達觀，當然沒有什麼希求與欲望了，但他爲什麼要達觀呢？不是在死，生，苦，樂這問題上十分地苦悶過煩惱過，然後纔想出這聰明答案來解嘲麼？（向來都以爲他這種話是爲攻擊當時流行的詭辯而發，但我以爲半由於對於人生懷疑苦悶而來。）他是絕頂聰明的人，然而被他的聰明騙了。王羲之便譏他說：『故知一死生爲虛』

誕齊彭殤爲妄作。」

上面所舉的波特來耳，釋迦牟尼，莊周諸人，雖與太白不無差異，但都有貴族的精神，這一點是一致的。舉了這些例我們應當更能了解太白了。

近人愛平民文學而惡貴族文學，大家都以爲平民文學最好，貴族文學是全壞的。這是沒有道理的，他們一半是不能領略貴族文學的趣味，一半是由憎惡富有天下的皇帝與奴隸平民的資本家，轉而憎惡貴族文學，這是可笑的。

我們從純藝術的見地看來，李白的詩比杜甫的詩更其是詩的；從爲人生爲社會的見地看來，杜甫的詩有益社會人生，李白的詩不但沒有這些功效，甚至還有傷風化。李白的詩雖是藝術的，但他所表現的全是人生，實在不能說他與人生無關；杜甫的詩雖是人生的，但他所用以表現的工具是藝術，實在又不能說他不是藝術品。人生的與藝術的這兩個名詞，依習慣用了來，不過籠統地說明兩者的偏重，文學實不能如此截然劃分。我們打個比喻，李白的詩好比一碗清茶，只在味道，沒有含着補益身體的作用；杜甫的詩好比一碗自來血，能



補益身體，因他含有鐵質，這鐵質在杜甫詩裏便是有功世道人心的博愛大道理。但杜甫化合的本領好，雖有功用卻仍是有味道的，並不是把一粒粒的鐵屑硬塞進去。李白的詩又如不結果的花，杜甫的詩是有花亦有果的。有的人愛花因為花可以消遣，有的人愛花因為花結的果子可以滋養，然而真愛花者只愛花本身的美，並不計較花有用處與否。有好多人中了實用主義的毒，要拿實用主義來支配花，估量花處處以有用無用評定一切價值，所以真愛花者便寥若晨星。他們只看重杜甫詩中的果，有花與否好像很不在乎；我卻以杜甫詩的花為大前提，有果固然也很好，但果的生長總須以無礙於花的美為限度。

有些人，以為文學要描寫全社會，全人類共同的苦樂，要使全社會全人類都能感受，如托爾斯泰藝術論裏便以文學的感情傳染的廣狹為好壞標準。這一層杜甫是辦到了，李白卻只說他自己個人的苦樂，從未想到全社會全人類的事，所以人家便怪他沒有做些憂國憂民的詩。但杜甫是以天下蒼生的苦樂為他自己的苦樂的，有替天下蒼生說話的真情感，李白卻沒有這種情感，難道定要教他替全人類說假話，不讓他說自己的真話麼？而且人類

雖各有個性，卻也有共通性，寫一人的苦樂寫得真，亦可算是寫天下人的苦樂。

總之攻擊李白和不滿意李白的貴族的精神的人，都是氣量太小，不能容忍人，而且眼光太短，少見多怪。

李杜的詩做了無數詩人的規範，一千餘年來的詩人都學他們，但杜是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一個詩人不學他，而學李的則較少，並且學杜學好的多，學李學好的較少；可見貴族的詩能了解的人少而又難學好。了解原是很難的事，至於不同階級不同境遇的了解，更是絕無僅有了。

我在開始討論貴族的文學與平民的文學的時候，曾說這兩種文學的精神與境遇的窮通有關，這話是比較的說法，不可一概而論，例外是極多的。李白的境遇也有很壞的時候，不過比杜甫好得多。杜甫的平民的精神確是由境遇釀成的，他一生都是饑餓荒山，流離道路，殘杯冷炙，到處悲辛，全生涯中只有兩個安居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長安任左拾遺的時候，僅有半年；第二個時期是初入蜀居浣花溪的時候，至多兩年。在這兩個時期內，他的

平民的精神便一變而為貴族的了。我們先看他第一個安樂時期的例：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曲江第一首）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曲江第二首）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曲江對酒）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紮，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曲江對雨）

『雀啄江頭黃柳花，鳩鵲鸚鵡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前半首）

我們再看他第二個安樂時期，初入蜀卜居浣花溪築草堂時做的詩：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猶空牀。』（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第一首）

『稠花亂蕊裏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其

二）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其

三）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其

四）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其

五）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其

六）

七

「不是愛花卽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蕊商量細細開。」（其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絕

句漫興九首第四首）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第

五首）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第

六首）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鶩雛傍母眠。」（第

七首）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第

八首）

『隔戶楊柳弱嬋嬋，恰如十五女兒腰；謂誰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第

九首）

子美任左拾遺不過是一個小官，境遇並未甚佳，但比他平時好多了。他居浣花溪的時候，衣食有嚴武供給，逍遙自在。他當這豐衣足食的時候，便想到衣食以上的問題了；他受餓的時候說『但使殘年飽喫飯，』這時飽喫飯不能滿足他了。人間有限的幸福嘗到了之後，又不滿意了，於是便想到無限的發展。雖然他自己說『莫思身外無窮事，』其實他正在那里思想身外無窮事。人間物質的幸福沒有嘗着的時候，他只忙着打算衣食，腦子裏除可望而不可即的『衣食』二字以外無他物，那里想得到良辰美景？然而在這兩個安居的時期內，他使有賞鑑花柳鶯蝶，美聲美色的餘裕了。『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林花著雨燕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映淺紅，』『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這真寫得美不可言！但他只有這兩個時期裏能領略領略這樣的美，平常他的美感是

很鈍的。總之，豐衣足食給杜甫的影響真不小。他本來是「自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的人，但此時卻想做隱士了，「吏情更覺滄州遠，老大徒傷未拂衣！」他本來是想不到白髮的事的，但此時卻再四地說：「人生幾何春已夏，」漸老逢春能幾回？「自知白髮非春事，」  
「人生七十古來稀，」白髮好禁春？他本來是不好色的，平常很難想到「女」字，但此時卻要「喚取佳人舞繡筵，」暫醉佳人錦瑟旁」了。並且「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用女兒腰來形容楊柳了。

子美在這兩個時期內做的詩充滿了清靜閑逸之氣，與他平常做的沉鬱嚴肅，慨慷激昂的代表著作不同。而這時的詩的音調又極柔和輕緩。使人讀了輕鬆疏快，與他的代表著作的莊嚴強硬的音調，使人讀了歎歎欲絕者很有分別。他這兩個時期做的詩是特別的，是變態的，和他本來的詩，是相反的。

我前面說過利他主義與個人主義，靈與肉是人性之二元，每一個人都有這兩種思想的根苗。靈與肉是互相衝突的。自有人以來便爭鬪起，直到現在沒有停止。兩方勢均力敵，所

以雖有小勝小敗，但就大體看來，卻是未分勝負。我們很希望他們休戰議和，各走極端，實在不是好事。無奈他們倆常是冰炭，恐怕到世界末日也不能調和統一哩。

李白杜甫也是靈肉衝突的，李白是肉所霸佔的世界，靈很少出現過，即使出現，也撲不滅肉的勢焰。杜甫是靈所統治的天下，但任左拾遺和初居浣花溪這兩個時期，便是肉起反叛的時期。他平時是極力倡道博愛的，這時期內卻又自己縱樂了，但靈不久便征服了肉。除這兩個時期外，可以尋出肉反叛的痕迹的，如醉爲馬墜羣公攜酒相看云：『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綠。』薛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澗之酒聊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但肉的力量更薄弱，敵不過靈，馬上便敗北了。

太白是天生傾向於肉的，子美是天生偏於靈的。子美在豐衣足食的時候，肉反叛的時候也並未完全把民生疾苦忘記得乾乾淨淨。

普通人家都優靈劣肉，以爲靈是純潔的，肉是下賤的，結果自然是揚杜抑李，這是荒謬



的見解。其實靈肉可說是一物的兩面。有何高下之分呢？說到這裏，我們且把前面李杜比較的話列一個簡要的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倆的特點。

李杜比較表

	李 白	悲觀 個人主義 爲肉所霸佔，但未到極端 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 離經叛道 社稷蒼生從未繫其心
杜 甫	樂觀 利他主義 爲靈所統治，亦未到極端 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 拘守禮教 時以民生疾苦爲念	

面	作	品
<p>戰事不聞不問 不反對貴族 出世的</p>	<p>貴族的文學 以貴族生活爲背景 浪漫派,唯美派 富於想像</p>	<p>詩中無事物可尋,全是情感 多抒發個人頹廢的心情 可說沒有一首關於時事的詩</p>
<p>非戰,憂世憂時 憎惡貴族 入世的</p>	<p>平民的文學 以平民的生活爲背景 寫實派,人生派 善於刻畫</p>	<p>詩中處處有事有物,全是經歷 常描寫社會實際狀況 痛哭時事之詩極多,可作歷史讀</p>

境	面方格性	面 方
<p>雖亦常在窮困中，然實際上未受十分苦痛</p>	<p>浪漫 似知者所愛的海</p>	<p>主觀的詩極多 詩中女酒二字甚多 纏綿委婉之戀歌甚多 賴天授，故以才勝 寫詩時信筆直書，一氣呵成 詩極豪爽輕快，悲哀頹喪自然縹渺</p>
<p>屢遭兵難饑饉，備嘗艱苦</p>	<p>敦厚 似仁者所愛的山</p>	<p>客觀的詩不少 詩中饑餓飯肉飽五字極多 絕對沒有一首戀歌 賴人力，故以工勝 寫詩時慘淡經營，一字不苟 詩極工整勁健，沉鬱嚴肅，慷慨激烈</p>

身體方面	嗜好方面	行為方面	方 遇
無久病,集中言病處極少見	好色,喜搨妓 喜與豪俠貴族交游 喜衣華麗服裝,	不拘常調,不修小節 有錢時便奢侈縱樂 會手刃數人	沒有餓過肚皮 常來往吳楚安富之地 所到的地方,常受官府禮遇
有痼疾,如肺病,脚與手亦有病	不好色,不搨妓 不講究衣服 喜與田夫野老為伍	比較的拘禮 克己,儉約 魚鷄蟲鳥亦不忍殺	屢絕食 常奔走隴蜀僻遠之區 除嚴武外雖亦有接濟之者,但不如李 之受優待

由這個表看來，他倆處處相異相反，可知他倆的個性是很強的。各方面的比較都是有連帶關係的，有那樣的天性，遇境體質，自然有那樣的嗜好，行爲，思想，作品。李白體健貌美，天性浪漫，又沒有受過餓的苦楚，所以不修小節，奢侈縱樂，所以好色好華裝，縱樂之後所以悲觀，頹廢，所以抱個人主義，所以他的詩便成爲貴族的文學。杜甫瘦弱多病，天性敦厚，頻遭饑餓，艱苦備嘗，沒有得到物質的享樂，豐衣足食的生活，是他的希望與理想，所以樂觀，肯定人生，認定這是貴族的罪惡，所以熱心社會，愛民如子，所以他的詩便成爲平民文學。子美不挾妓有兩個原因，一是衣食未周，沒有縱樂的餘裕，二是受道德禮教的感化。他不做戀歌的原因與此相同。他不講究衣著，一是因爲眼前苦於凍餒，故惟溫暖是求，談不到愛美，二是因爲知道民生疾苦，不願奢侈，寧願儉樸。他在柴門裏說：『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住。貧窮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華遮。』

太白常往來吳楚安富之地，子美常奔走隴蜀僻遠之區，風土之不同亦很有影響。

統括起來說，李杜的詩所以好，因為都是苦悶的象徵，都是人間苦，社會苦，世界苦的結晶，他們的詩使好在這一點。

李杜的詩又是不平之鳴，韓愈曾在送孟東野序中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這不平非不公平之謂，亦不盡是屈枉之謂，乃是抑鬱不得伸的意思，『鬱於中而泄於外』的鬱字，正是不平的註腳。撓，傷，激，梗，炙，擊，便是外界來的壓制與打擊，因壓制與打擊故不得其平，故抑鬱不得伸。鳴便是泄於外，便是表現了出來。韓愈這篇序的中段說：『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後段又說：『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後面又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在李白是『思愁其心腸，而

使自鳴其不幸，』在杜甫是窮餓其身，而使鳴萬民之不幸。

有人說李比杜天才大，這話或有幾分道理，但其實只是他倆的天才發展的方向不同。李杜的詩都是天地間之至文。文學是不能統一不能一尊的，李杜詩不同，正是他倆的好處，假使相同，我們的詩國裏便減色不少。

世人都是厚古薄今，厚前輩薄後輩的，他們一邊崇拜着往古的天才，一邊卻欺侮着眼前的天才。文心雕龍裏說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我們現在都知道李杜是空前而且幾乎絕後的大詩人。但當時他倆都不遇知音，窮悴終身，老死風塵，後來還遭許多人的侮辱。雖然詩人都是昧於生理的，如鄭谷春陰裏說的『不解謀生只解吟』，但不遇知音更使他們軼軻潦倒。子美南征云『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又公安送韋二少府云『將詩不必萬人傳！』亦是傷知己者少。夢李白云『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實在連子美自己也說在內了。

爲什麼世人崇拜着往古的天才而欺侮着眼前的天才呢？因爲天才是先驅者，是超人，

是精神上的貴族，他們的思想是『明天』的，而我們常人的思想卻是『昨天』的或『今天』的，所以不能了解他們。我們現在能够了解李杜，因為李杜已是我們的古人了。

現代的中國還沒有『李杜』還沒有可與李杜比美的『李杜』現代的『李杜』大概還在幼稚園裏或講習所裏罷。我們在渴望着現代的『李杜』渴望着與古時的李杜不同的『李杜』渴望着勝過古時的李杜的『李杜』



## 第二章 李白之流浪生涯

李白，字太白，又自號青蓮居士，酒仙翁。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辛丑）死於肅宗寶應元年——（壬寅）。他的生地各說不一：李陽冰說他先世是「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中葉非罪，謫居條支，」後來逃歸於蜀，李白就生在這裏。但到底是不是李暠的後代也難全信，爲人立傳者每每愛請人家做名人帝王的後代，正如劉子元說的「爲王氏傳者必曰「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者必曰「隴西成紀人。」至於元稹及舊唐書上說太白是山東人，都是誤解了杜甫的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太白是到處飄

流的人，常往來於關東各處，又住家在東魯，且他出蜀以後，沒有回故鄉去過，所以子美稱他山東人，是指他所寓的地方說的。後人以爲他是齊魯人，那更錯了，唐時所謂山東就是關東，指函嶠山以東說；齊魯叫做山東是從元朝起的。又有人以爲杜甫的詩是『汝與東山李白好』，元稹等是倒讀了『東山』二山，這話或者也有道理，因爲李白愛慕謝安的風流：『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太白的朋友魏顯語。）太白自己有兩句詩：『學劍來山東』，『我家寄東魯』，也可明證其非山東人。與太白同時的李陽冰、魏顯、劉全白及相去不遠的范傳正和新唐書都說太白是蜀人；我們更看他自己的詩：

『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

『蜀國會開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宣城

見杜鵑花）

他的上安州裴長史書裏也有：『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

的話。相如，子雲皆蜀人，我們且相信詩人自己的話。上安州裴長史書又有『白本家金陵』語，大概他的祖上住過金陵，而王琦卻疑：『金陵』是『金城』之誤。他上韓荊州書裏有『白隴西布衣』的話，這又是姓李的都自稱隴西李，姓王的都自稱琅琊王了。胡應麟因爲上裴長史書裏有兩句不合史事就以爲是僞作，但此信文氣風格完全是太白的，太白的真面目表現得十足，決非僞作，不過有幾處錯字缺文。太白的贈張相鎬詩裏說：『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這漢邊將是李廣，但這話也未必靠得住，譬如姓孔的人個個都是孔子第幾世孫，好像孔子以前那許多姓孔的都絕代了。范傳正替太白做墓碑說：『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這種不詳備的破紙我們不能深信。又說太白的祖先：『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就以「客」爲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太白始終沒有提起他的父親過，他父親的事略沒有人知道，只有傳正這幾句，但「客」是潛回廣漢以後的假名，真姓名還是不知道。且又有兩種傳說：一說太白的母親夢見長庚星

而生他，所以以『白』爲名而以『太白』爲字。又一說，江油縣，青蓮壩有蠻婆渡，太白的母親在此浣紗，有一魚跳在籃裏，喫了這個魚就有孕，因生了李白。（見四川通志）這兩個故事俱是無稽的。

據成都古今記等書所載，太白生於綿州彰明縣青蓮鄉。綿州就是現在的閬中縣。

太白生性浪漫倜儻，狂肆豪邁，天真爛漫，風流瀟灑，不拘常調，不修小節。風度宏邈，氣概高超，慷慨自負，不諧於俗。他的詩文頗多自述他的性格言行的，如上安州李長使書云：『白，嶽崎靡落，可笑人也。』流夜郎贈辛判官云：『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臨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云：『小節豈足言。』贈王判官云：『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贈友人云：『慢世薄功業，非無胸中畫，謔浪萬古賢，以爲兒童劇。』他爲人放誕有如東方朔，他對古今聖賢，王公卿相都是戲謔的態度。現在再引一首來看：

『憶昔洛陽董糟丘，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

：銀鞍金絡到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

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椀，使我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粧欲醉如花落，百尺清潭寫翠娥。……（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我醉橫眠枕其股』一句，其豁達放曠，不拘禮節的狂態活現紙上。又上李邕云：『世人見我恆殊調，聞余大言皆冷笑。宣父尤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云：『一生傲岸苦不諧，』夢遊天姥吟云：『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是自負的人，有破壞反抗的天性，強項不屈服，他又愛自誇，他上韓荆州的信裏，仍有不背低頭，目空一切氣概。因為他如此耿介，如此傲岸，他的腰亦不軟於陶淵明，所以唐時就有一種傳說，說『李白腰間有傲骨，以致不能屈身。』

太白自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舊唐書上說他：『少有逸才，飄然有超世之心。』

他少年時，禮部尚書蘇頌出爲益州長史，他於路中投刺，蘇頌待他布衣之禮。當時蘇頌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見上安州表長史書）蘇頌在當時聲望頗大，和張說同以文章顯名，時號燕許大手筆。太白的從弟也說太白是錦心繡口，太白在冬日於龍門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親省序裏曾說及此事：『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吾因撫掌大笑，揚眉當之。』太白的上安州表長史書裏又有一節說：『前此羣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澈，句句動人。」由此我們可以曉得他年紀很輕的時候，才名便已很大了。』

他年輕時曾和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山居了幾年，足跡沒有到過城市；養奇禽以千計。他常和這些鳥雀遊戲，鳥雀也很和他親近，呼一聲就會到他手掌上來取食。巴西太守聞而異之，親自到他們兩人的草廬裏去拜訪，因而舉他們二人以有道，但他們都沒有去應舉。四

川有名的峨眉，山他也曾去遊過，有遊峨眉詩，但不佳，大概因為是少年作。

他的上韓荆州書裏有：『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的話，雖然不能說他是確指十五歲，但我們可以推想他在十五歲左右學擊劍，以後幾年就為俠客，喜縱橫術，不事產業，意氣用事，曾手刃數人。他又輕財好施，結交朋友，頗重義氣。留別廣陵諸公云：『憶昔作少年，結交趙與燕，』可見他少年時就結交燕趙豪俠之士。結客少年場行云：『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贈從兄襄陽少府皓云：『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英雄。却秦不受賞，擊督寧為功？』託身白刃裏，殺人紅塵中。……小節豈足言退耕？春陵東。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一朝裘狐弊，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這位俠骨稜稜的少年詩人，是何等的灑脫，何等的意氣呀！

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裏有一種傳說，雖不知虛實，也不妨抄來看看：從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徵時募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經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

他以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所以就仗劍去國，遠遊四方。他出四川大概在二十五歲以後，從此就東西南北地流浪，沒有再回故鄉去過。故鄉是落魄的人的仇敵，太白想必也是這樣。他從洞庭向南飄去，直到九疑山，他隨着長江向東流去，直到南京揚州等處。他見他的同鄉司馬長卿的子虛賦裏大誇雲夢之壯觀。他就到雲夢去游覽。這時他約二十七歲，故許圍師家招他入贅，把孫女嫁給他，他就在安陸酣放於酒，蹉跎了十來年。他的岳家住在德安府（即安陸）城西六十里大安山下。（見一統志）他的岳祖父是一個清官，亦頗涉獵文藝。他的妻許氏也知書識字，有一次他做了一首長相思，結尾兩句是：『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他的妻許氏在旁邊見了說道：『你沒見過武則天皇后的詩麼？伊不是有兩句：『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見柳亭詩話）

他的上韓荊州書裏有：『流落楚漢』的話，上安州裴長史書裏有：『少長江漢』的話，他在江漢一帶大概住了十年左右，這十來年中也會到別處去游玩，而黃鶴樓頭他的足跡大概印得最多。他那『古來萬事東流水，』『奔流到海不復回，』『大江茫茫去不還』等名句



都是受了大江的感發而叫出的感傷的話。

他的岳祖父曾經做過宰相，有資供他揮霍。他入贅許家以後有一次東遊揚州，遇有落魄公子，他都救濟他們，不到一年，散了三十餘萬金，可見他是輕財好施的。但是我們不要誤會，他是與常人不同的，他這樣財好施，不是樂善好施，他這樣破產救人，只是意氣的舉動，與慈善博愛不同。他這個人完全是志氣用事，沒有博愛的行跡，這實是很奇怪的。他雖無博愛的行跡，而俠義之舉卻頗多，如他遊并州時曾經路遇一部刑車，車裏載着一個犯人正要  
去斬首，太白見車中的犯人不凡，就救了他的命，這人便是後來大有功於唐室的郭子儀。又  
他上裴長史書裏自敘了有一段故事：『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周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  
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  
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  
寢興攜持，無輟身手。』由此可見他的存交重義了。

他流落楚漢的時候，曾去拜見韓荆州，荆州正在請客喫酒，太白拜錯了人，荆州和他謙

讓了一下，他才知道那一位是韓荊州。太白有句云：『拽裾王門不稱情，』他原是不願低首人前的人，但境遇逼他如此，他痛恨之極，所以有登黃山陵敲臺一詩裏：『空手無卮士，窮居使人低』的感慨。

他在楚漢住得厭倦了，就到齊魯去，住家在寧濟。他和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竹溪，酣歌縱酒，號竹溪六逸。

據太平廣記上說，他曾在濟寧縣造了一個酒樓，天天和同志們荒飲，客人去看他，難得碰着他有醒的時候。這話有些傳說訛了，或者不很靠得住也未可知。

他在濟寧時曾懷慕一鄰女，有詠鄰女東窗海石榴一詩言及此事：

『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願爲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一攀折，引領望金扉。』

魏顥說太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但太白在竄夜郎留別宗璟裏說：『君家全盛日，臺鼎何陴』

離……一週日月顧，三入鳳凰池。失勢青門旁，種瓜復幾時……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

宗宋字形相類，頗易混淆，不知是誤宋作宗，還是誤宗作宋，我們且依太白的詩算他是宗。

他在山東住了幾年又感着厭倦了，於是出遊江浙，以消遣他的憂悲。他到江南是獨自去的，妻兒都寄住在濟寧。他和道士吳筠一齊住在嶧縣。後來吳筠被召到長安，薦太白於玄宗，玄宗下詔徵召他，他就到了京師。他到京師時大約在四十一歲左右。他住在旅舍裏，太子賓客賀知章聞其才名，第一個去訪他，見他神韻飄逸，風致浪漫，氣概豪放，心裏暗自驚奇；又看了太白的蜀道難，沒有讀完就稱嘆了好幾次，對他說：『子天上謫仙人也！』就把佩在身上的金龜解下來換酒和太白醉了一場。知章又見他的烏棲曲，嘆賞苦吟道：『此詩真可以驚風雨泣鬼神了！』

知章『性放曠，言論倜儻，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見舊唐書）知章

到明皇面前讚揚太白，而睿宗第十女玉真公主女道士也會在伊哥哥明皇面前極力稱道這位詩名滿天下的詩人，玄宗就召見太白，至於下車步迎。太白草答蕃書，並做了一篇頌，據

說筆不停手。玄宗很重視他，以七寶床賜食於前，親自調羹湯給他飲，對他說：『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就命他在翰林院供奉，專掌密命。太白在那時是極一時之榮了。

從此太白常常陪待玄宗遊宴，有時酒醉了就在玄宗旁邊嘯歌，歐陽修有兩句詩說太白在宮裏酒醉的事：『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太白宮裏有酒喫還不算，仍舊日與飲徒醉臥於長安市上酒店裏，常常扶醉見天子，狂肆無度。有一次明皇浮舟於白蓮池，太白沒有同去，明皇要叫他來做序，那時他醉在翰苑裏，就命高將軍扶他上船。有一次沉香亭的木芍藥正盛開，明皇坐着照夜車，楊貴妃坐着宮女挽着的小花車同去賞花。明皇下令特選梨園弟子最優者來奏樂，當時李龜年的音樂最有名，他捧着檀板押衆樂工上前，將要開口歌唱的時候，明皇說：『對着如此佳麗的妃子，賞如此美艷的名花，還用什麼舊歌詞？』就命龜年持着金花箋叫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那時李白被寧王邀去飲酒，已經泥醉了，到明皇前面拜舞頽然。明皇命宮女口含冷水噴在太白臉上，太白酒稍微解了些，就帶醉提

起筆來，任意揮掃，立成清平調詞三章。詞雖不佳，但因與後事有關，不妨錄在這裏：

『雲想衣裳化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明皇命梨園弟子約略調弄絲竹，就叫李龜年歌唱。太真持着頗梨七寶杯，斟了一杯西涼州的葡萄酒，秋波顧盼自喜，明皇見太真妃如此，自喜得了美人的歡心，就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終將換，則遲緩其聲以媚太真。從此以後，明皇更愛寵太白的詩才了。又有一回十月裏天氣大寒冷，太白在便殿對明皇做詔語，筆頭凍了不能寫字，明皇叫了幾十個宮娥綵女，侍立太白左右，每人拿一支筆伸入口裏呵氣；太白次第取呵過的筆來寫。（見天寶遺事）

太白自說：『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見合璧事類）『龍巾拭吐，貴妃捧硯。』想必也是醉中題詠時的事。

太白又曾經陪明皇沉醉於殿上，伸脚使高力士脫靴，大家都驚怪他的破格。高力士當

時極貴寵，權勢沒有過於他的，舊唐書說他：「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肅宗在春宮呼爲：「二兄，」諸王公主都稱他：「阿翁，」駙馬輩都稱他：「爺力士。」當時公卿大夫無不諂媚他，賄賂他，惟有李白氣蓋天下，看不過他的專橫，故意叫他當衆脫靴，好像使喝奴婢一樣。太白「揄揚九重萬乘主，戲萬乘如僚友，」王楙登記他：「沉湎至尊之前，嘯傲御座之側，日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士哉？」方孝孺贊他：「矯矯李公，雒蓋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狂呼怒叱，日月爲奔。」又說他：「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溜青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王寵說他：「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

高力士因爲脫靴這件事非常可恥，想設法毀謗太白。一日太真妃子重吟李白做的清平調，高力士就對伊說：「我以爲你恨太白已深入骨髓，爲何反愛唱他的詩呢？」太真驚異地說：「李白怎麼這樣辱人！」力士說：「拿飛燕來比你是賤視你到頂了！」貴妃很以爲然。後來明皇三次想命太白做官，都是因爲楊妃之阻而作罷的。幸虧楊貴妃這一阻！讓太白逍遙自在，清清閑閑地做一個純粹的詩人，否則他的天才雖然大，不必要環境來醞釀他的詩，

但他的詩囊裏總要少許多收成。這真是李白的大幸！當時滿朝公卿做了幾百首謫仙歌，太白之不得意，後代無數的文人與平民都替太白抱不平，這種見解未免可笑了。

太白和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杜甫有一首《飲中八仙歌》，描寫最妙，各有各的醉態。杜甫所詠的是不是確是他們八人不必管他，我們且打開這醉酒圖來看罷。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啣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談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這時玄宗待太白已疎淡了，太白自覺沒趣，不願再與人周旋，且自知非治世之材，（他的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廬山屏風墨裏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墨』的句子。）就懇

求還山；明皇也以為他不是廊廟器，又因為他疎縱怪誕，常乘醉在宮禁裏出入，恐不免泄漏機密以招後患，就賜金放他回山。他有『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以茲謝朝列，長嘯歸故園。』的句子，稍有不愜意就很爽快地長嘯回去了，功名利害，在所不顧。送蔡山人有云：『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贈南平太守之遙云：『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就與功名疎。』他自少對於功名就很淡薄，而且世人又屏棄他，而且故山裏有白雲明月等待他回去玩賞，他當然要回山去了。但他雖說功名心很淡，而虛榮心究竟是很濃的，他是喜歡虛榮喜歡闊氣的人，冷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裏說：『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余亦何有？』這種失敗時的漂亮話是不很靠得住的。

田園言懷四句小詩說：『賈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侯，何如牽白犢，飲水對清流！』可見他回到田園裏之後，更覺得牽牛荷鋤比執圭捧笏清高自在得多了。但雖如此說，他卻始終是一個執圭捧笏也不覺得趣味，牽牛荷鋤也不情願做的人。

太白確乎不是什麼『廊廟器』，做不來帝王的奴隸，從此可以隨意浮游江海，這對於



他是再好沒有的；但此後潦倒流離，漫無定跡，他的生活卻是苦得很。

他在長安大約住了兩三年，出了長安之後，就流浪江湖，足跡踏遍半天下。他是一個永久的旅人，此後十來年中，到過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安徽，浙江，江蘇等省。

這位薄命的詩人，孤獨一身，飄流萬里，遇不着一個東道主，今日從東飄到西，明朝從南流到北，到處是一樣的不得意。他的詩自敘飄泊生涯的多得很，我們且聽他的悲歌罷：

『萬里無主人，一身獨爲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病乃綿劇。』

：臥來恨已久，興發思愈積。……旅情方結緝，秋氣方寂歷。〔淮南臥病書懷〕

『一身竟無託，遠與孤蓬征。千里失所依，復將落葉并。……飄飄不得意，昨發南都』

城。紫燕櫪上嘶，青蘋匣中鳴。』……〔鄴中贈王大〕

『韓信在淮陰，少年相欺凌，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一遭龍顏君，嘯吒從此興，千金答漂母，萬古共嗟稱。而我竟胡爲，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內手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於？摧殘檻中虎，羈紲韉上鷹，何時騰風雲，搏擊申所能！〔贈新平少年〕』

『萬里無主人，一身獨爲客』孤獨伶仃之狀如睹，這兩句何等有力！『長風入短袂，內手如懷冰』非有經驗寫不出這種句子。此外如擬古云：『瓶冰知冬寒，霜露欺遠客。客似秋葉飛，飄飄不言歸。』游敬亭寄崔侍御云：『世路如秋風，相逢盡蕭索。』送楊燕之東魯云：『一辭金華殿，蹭蹬長江邊。』書情贈蔡舍人雄云：『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鷄鵝。』送侯十一云：『游梁同』在陳，『古風云：』歸來愴途窮，日暮還痛哭，』可見他離長安以後在梁園住了十來年，而這十年中又常到長江一帶。

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云：『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介叢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太白少年時就已落魄，受過風塵之苦，出了長安之後，更是流落不堪了。從前笑他微賤等他到了長安卻來求他做朋友的人，現在又輕視他了。他本性只愛游蕩，不願謀業，但現在卻絕糧了，因此窮極無聊，所以只好到田間去：『搔背牧鷄鵝，』藉以消遣。他是『黃金逐手快意盡』的人，不願像守財奴那樣苦心的經營儲積，那能不破產傾家呢？而且現在酒債又欠了許多了，（贈劉都使云：『歸來酒債多。』）酒家不肯再賒給他這個窮書生。

了，但是醉是不可不醉的，幸而身邊還有一把寶劍，可以去換一個飽醉。他憤懣得甚至要把頭巾燒了，可是即使燒掉頭巾，他的無邊的悲哀卻依然燒不掉！我們看他的詩：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鏤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歡。一朝謝病游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

『門有車馬賓，金鞍曜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歎我萬里游，飄飄三十春……廓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  
（門有車馬客行）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事空嘯傲？不如燒卻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髮，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兒童唾廉藺。匣中盤劍裝鱈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記宿吳鱣諸。』  
（醉後贈從甥高）

（鎮）

「燕麥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  
南別離久，那堪對此當窗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春日獨坐寄鄭明

府）

新林浦阻風寄友人裏有幾句說：「昨日北湖梅，開花已滿枝；今朝白門柳，夾道垂青絲；  
歲物忽如此，我來復幾時！紛紛江上雪，草草客中悲。」他前時在北湖看見梅花開，今天到白  
門又看見道旁都垂着柳絲了，飄流的人是不知歲月的，他只聽憑光陰把他的生命銷磨  
去，那里管他是三月是四月呢？他今天見了這些綠柳，纔感得他又在悲苦的生命海上飄蕩  
了這些時了。

「森森望湖水，青青蘆葉齊。歸心落何處？日沒大江西。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  
規鳥，連聲向我啼。」此是奔亡道中裏的句子。太白有一隻馬名叫黃芝，大概常跟他去漫游，  
上面這首詩裏說的馬不知是不是黃芝。

秋夕旅懷云：『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那涼風經過秋海吹來，把他的鄉思吹去了，千峯萬嶺地飛去了；而他的身子卻和流水一樣沒有歸去的時候。他流落在外，久不能歸，他知道他的妻和他是一樣的相思，雖然人分兩地，思念之情卻是發於一心的。他不管自己的相思苦，卻去代他的妻着急那相思的重擔。他有一首自代內贈，體貼頗入微：

『寶刀截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春盡秋轉碧，掃盡還更生，萋萋滿行跡。鳴鳳始相得，雄鷲雌各飛。游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錦衾，陽臺夢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有舊歌管，淒清聞四鄰。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女弟爭笑弄，悲羞淚盈巾。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窺鏡不自識，別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

他在金陵時又有記掛寄住在山東的兒女的詩：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

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烟。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尙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他雖然這樣思念妻兒，卻年年依舊是萍蹤無定，不能歸去。秋浦歌第二首有云：「欲去不得去，溥游成久游！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他在蘭陵時，思家極切。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客

中作）

古風云：「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贈何七判官昌浩云：「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他 sometimes 忽然惆悵起來了，不能去睡，便惻愴地含悲獨坐，直坐到夜半，直坐到天上的星都稀微了。他 sometimes 當寒冷的夜裏，聽那悲風時鳴，不覺心與俱亂，便和着那寒風的悲哀的調兒，一直哀歌到天亮。他 sometimes 半夜裏自己傷心，不能入睡，便推被走起，出門到酒家去狂醉一場，以銷他的塊壘。我們看下面這首詩：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多。憶昨去家此爲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霄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竟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幽歌行上新安長史兄筵）

他所以好浪遊，是爲了要銷憂解悶；詩經裏有「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又有「心之憂矣，我歌且謠……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屈原有「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魏文帝有「載馳載驅，聊以忘憂。」鮑明遠有「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太白的浪遊和他們是一樣的目的。

他有時到高山上去望遠，有時到高樓上去閑眺，有時到海濱去看濤，有時去「散髮弄扁舟」；送紀秀才遊越云：「海水不滿眼，觀濤難稱心。」越中秋懷云：「觀濤壯天險，望海令人愁。」又如：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道，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秋浦歌）

『醉騎白花駱，西走邯鄲城。揚鞭動柳色，寫鞵春風生。入郭登高樓，山川與雲平。深宮翳綠草，萬事傷人情！』（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城登城樓覽古書懷）

曾經薦過太白的玉真公主死後，太白到伊的別館裏去，緬懷公主，做了二首玉真公主別館苦雨，第一首云：『愁坐金張館，繁陰晝不開。空烟送雨色，蕭颯望中來。翳昏墊苦，沉沉憂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詠思管樂，此人已成灰。……』第二首有兩句是：『投筯解鸕鷀，換酒醉北堂。』對霾霾秋雨，回憶故知，是非常難堪的事，只有白酒滿杯，稍可安慰，而至於『投筯解鸕鷀』他實在是悲傷已極，不可壓抑了。投筯二字何等有神，何等有勁！

他已醉盡了世上的美酒，看盡了世上的花草，遊遍了天下的江山，到處都覺得厭倦了。像他這樣的人，雖然常常浪遊縱酒，但那美酒美景有時反成了愁的媒介。他自己曾說過：『金瑟玉帝，盡爲愁媒！』猛虎行裏說：『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

這位飄零的詩人，一個空身人，只有兩袖清風，到處放浪遊蕩，又無家產，又無職業，怎麼還醉得起美酒，穿得起鸕鷀裘呢？原來他當時詩名已滿天下，人家愛他的詩才，也有送他酒



肉的，（中都小吏曾攜斗酒雙魚到旅舍裏去送他，和他並不相識。）也有送他狐裘的，（殷佐明曾送他一件極美麗的五雲裘。）也有拿各種禮物來換他的詩的，（黃山胡公會送他兩隻很寶貴的白鸚鵡，只求他做一首詩。）並且他所到的地方，處處有官吏到郊外來迎接他。但他生性耿介傲岸，最不耐塵俗事，所以輾轉流離，終生不得安居。而且他已流浪成性，竟愛上這樣的生涯，情願永久如此飄蕩下去，贈裴十四最後兩句說：『徘徊六合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他確是飄流四海，不遇相知的。

有一次他行到白田，黃鸝已在桑樹上叫，人家也都纏絲了，他是潦倒頹唐的人，心緒惡劣，精神喪亂，竟把夏天誤作春天了。他捫心自嘆，又只得驅馬前行。他原是永久的旅人，旅舍就是他的家。這首詩真可玩味：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纏絲。驅馬又前去，捫心空自悲！』（白田馬上聞鸞）

關於太白的朋友也在這裏說一說，太白朋友很多，不能徧舉，只說二三個特別一點的。

他最重要的朋友是杜甫，他倆一見傾心，交情甚深，前面已說過了。

當時有一人名任華，崇拜太白的詩才，做了一首長詩寄與太白，要和他結交，那詩裏有幾句說太白的性格的：『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他很懂得太白的性格，除了杜甫，任華也是太白生前一個知己。他那首詩的結尾是：『伊余每欲乘興遠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西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當時還有一人名魏萬，久慕太白的天才，不遠數千里去訪太白，先到洛陽，次到濟寧，兩處都沒有訪着，接着遂到江蘇，又找不着，遂乘興遊天臺，會稽，嚴州，杭州，後來在江都纔遇着他。魏萬後來替太白的詩集做序，說他在江都遇見時，太白『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蘊籍。』太白與魏萬遇見做了一首詩謝魏萬的愛才，內裏說魏萬：『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風塵。』他們兩人就做了好友，太白會把他所有的詩文都交給魏萬，叫他編集。

我們再看太白怎樣去訪朋友：

「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熟，正好飲酒時，懷賢在心目。掛席候海色，當風下長川，多酌新豐醪，滿載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醉，取樂平生年。」（敝舊贈江

陽幸陸調）

太白在宣城時，是一個姓戴的老頭子的酒店裏的老主顧，他和戴老頭交情也不壞，戴老頭死後，太白還做了一首題戴老酒店哭他。太白在洛陽時，有一個姓董的，因為太白好酒，替太白在天津橋的南首造了一個酒樓，太白有詩說及此事：「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此外高官貴族，太白認得的很多，我們可以不提他。

太白自己說：「一生好入名山遊，曾經登眺過的名勝很多。他有時泛着一葉小船，一日飄流數百里；有時碰着風景適意的地方，就勾留數月。他的暮春江夏送張祖監承之東都序裏說：『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已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他要遨遊四海的原因，就是逐去幽憤，驅去苦愁。他有一次和崔宗之於月夜裏從采石磯坐小船到南京，他穿着

宮錦袍：『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見新舊唐書）他有一次遊黃山，見香泉溪邊有一奇石，他就在石邊踏歌，又曾繞石醉呼狂嘯。（見黃山志及汪顯遊黃山記）他遊眉州象耳山，曾醉臥月下，醒後留題了幾句：『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衿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見龍江夢餘錄）他游過的地方，讀過書的地方，舉不勝舉，總之，他到過的地方，我們就覺得那地方更有趣味，更可愛了。曹石倉的萬縣西山太白祠堂記裏有幾句說得最妙：『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爲真。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酌，其聲清冷。』

他常好隱居深山，和自然極親近。送蔡十還雲夢序云：『朗笑明月，時眠落花。』（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云：『亦遣清風掃門，明月侍坐。』贈廬司戶云：『白雲遙相識，待我蒼梧間。』遊泰山云：『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月。』贈宣城宇文太守云：『時遊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觀此，可見他是怎樣的愛好自然，幾乎要和自然同化了。

有一次有一個人問他爲什麼要住在山裏，太白做了一首詩答他：『問予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答俗人）

太白到底爲什麼要避世隱居呢？這一層前面已經說過了。他非常羨慕逍遙世外的海鷗，他極希望和海鷗做伴。贈王判官云：『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鳴皋歌送岑徵君云：『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君兮相親！』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的時候，太白年已五十五歲了，他於第二年歸隱廬山屏風壘。他很喜歡那個地方，在那里做有廬山謠等詩。在送姪晡遊廬山序裏，他說瀑布從山巔落下來，好像是『騰虬奔電，深射萬壑。』後人畫有太白觀瀑圖。

太白在廬山裏正逍遙自在；那曉得當時江都府都督永王璘因爲太白的才名大，便把太白羅致去了。永王璘是肅宗的愛弟，他『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見舊唐書）

璘此時做了山南東路和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因爲地富兵多，所以就想爭奪他阿哥的帝位了。後來璘兵敗，太白奔亡至彭澤，被囚於潯陽獄裏。他曾有一首萬憤詞：

『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

樹榛拔柱，囚鸞籠雞。」

從前人以爲太白從永王璘反叛是終生一大污點，我們現在知道反叛是不算什麼的。照太白自斃，是被脅迫的，但不知靠得住不？他是有反抗性的人，確有做此事的可能。

『僕臥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旛，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江帶峨眉雪，橫穿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經亂離後流夜郎憶舊遊書懷

宣慰大使崔渙和御使中丞宋若思帶兵往河南時，就把太白從牢裏放出，做他的參謀，並上書薦太白才可用。但肅宗沒有答應，而且要處太白死罪。

從前太白遊并州時，郭子儀犯法，太白曾救他；現在郭子儀請以他的官爵贖太白的罪，肅宗因此赦了他的死刑而長流夜郎。太白就泛洞庭，上三峽，向夜郎去。他有一首南流夜郎

寄內詩：

「夜郎天外怨離居，明月樓中音信疎。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

太白到巫山，還未到夜郎，遇赦放歸，這時太白已是五十九歲的人了。太白回到江夏時，有一首詩：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騎飲馬天津水。君爲張液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喜茫如墮烟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一句。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能鳴笳按鼓戲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棹謳。我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吾倒卻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目須歌舞寬離憂。」（江夏贈韋南陵冰）

太白在武昌大江邊，岳陽洞庭湖邊勾留了些時，就回到九江，在九江不久又東去，以後

就在宣城溧陽等處徘徊。那時李陽冰做當塗令，就到他那裏去住。他愛青山敬亭山采石磯的風景，常去遊覽，有時且於月夜裏遊采石磯。

唐肅宗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日或是日以後，太白飲酒過度，死於當塗，年六十二歲。死前在枕上把草稿託給李陽冰，教他做序。但王定保撰言異卻說：『李白着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太白死後四十餘年，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去訪太白的後代，訪了三四年纔得太白的兩個孫女於當塗，一個嫁給陳雲，一個嫁給劉勸，都是田野裏的農夫。傳正召太白的兩個孫女到衙門裏來，問伊們關於太白的事，伊們回答說：『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又說祖父遺言囑葬在青山，因貧窮無力，厝在龍山，而且三尺小墳也已坍毀了。傳正就把太白改葬於青山之南，並告訴太白的孫女，要將伊二人改嫁給書香人家，但伊二人沒有答應。



後來李白的墳墓上往來的詩人題詩極多，有一位過客也寫了四句東西在那里，頗是滑稽：『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班門前掉太斧。』

前人弔太白的詩，我們引幾首來看看：

『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飢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共……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清。』（丘濬過采石弔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亡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烟雲飛。丈夫胸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壁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方孝孺弔李白）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酬李？白乘風夜上金陵船，宮錦袍明浪花赤……一斗百篇猶未半，零落風騷走江漢。夜郎逐客潯陽囚，一片青山魂爛漫。山頭明月呼蒼昊，笑傲萬古空無人。古人既往君亦去，杯中舊月年年新。」（王叔承采石磯弔李白）

「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遶江水……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黃景仁李白墓）

此外晁補之采石李白墓詩有兩句說：「載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也是很確的評語。杜荀鶴的經青山弔李白裏說：「何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趙弼的太白酒樓賦裏說：「既無長繩擊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昔人安在登高望遠，但見山青青而水潺潺！」這也是有些了解太白的話。

白居易有一首李白墓，很能概括李白的生涯，且抄來結束這篇李白傳：

「采石江邊李白墳，遶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 第二章 李白之頹廢思想

中國人愛加詩人一個忠君的頭銜，甚至也要牽強附會地把李白拉上去；其實太白不忠君，他只愛他自己，有些人因為他的詩只發他一己的情思，不能忠君，無補於教化，就看得低了他的詩：這種意見是錯的。

他雖只愛他自己，但他也是人類之一，所以他未始不同情於全體的人生，不過他所注重的和忠君者所注重的方向不同罷了。他所注意的，乃是反抗自然的問題。他的思想的根底是很簡單的，只是哀人生之長逝一句話。這個思想是最古的思想，但唯其是最古的，所以

也便永遠是最今的。文藝上的真理和科學不同，只要是人的，只要是真摯的，普遍的，便是好。詩經裏也曾說過這個思想，曹操陶淵明也曾說過這個思想，這個意思是非常普遍，非常真摯的。我們且聽太白慢慢唱來：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常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古風）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風）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撫己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古風）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爲人駐頰光！』（短歌行）

他的古風五十九首裏有兩句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紅顏！』魯羣堯祠送竇明府畧說：『君不見綠珠潭水流東海，綠珠紅粉沉光彩？綠珠樓下花滿園，今日曾無一枝在！』他的惜餘春賦裏面也有這樣的話：『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兮不淺！』『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春，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愁陽春賦裏又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減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光陰欺壓我們，逼迫着把我們向死的國土驅去。我們的青春和那鮮艷的花一樣，不久就要萎了。所以李白要把時間拉回來，還想用一根長繩繫着太陽掛在天上，不許他向西飛去，又想把春光攬了來送給他那遠離着的佳人。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行終古不休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連萬物與歇皆自然！義和義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日出入行)

太白雖然知道：「萬物與歇皆自然，」但於他何補？他終不能不「怨落於秋天。」終不能不「違天逆道。」這只是他苦惱了一番之後，想出來聊以自慰的話罷了，其實他何嘗真信了這話？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眴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春日醉起

言志）

「桃李得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失。金石猶銷鑠，高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歡歌與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長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乎！悲來乎！天

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  
 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坡上月，且須一盡杯中酒！  
 〔悲歌行〕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擬古第三首〕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鳳，酌醴鱸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  
 〔擬古第五首〕

〔白玉一杯酒，綠楊三月時。春風餘幾日，兩鬢各成絲。秉燭唯須飲，投竿也未遲。〕  
 〔贈錢徵君少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人武昌，陌頭楊柳黃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  
 〔早春寄王漢陽〕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年勅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

聽子虛賦，相如卻欲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自漢陽病歸寄王明府〕

〔東風扇淑氣，水木榮春暉；白日照綠草，落花散且飛。孤雲還空山，衆鳥各已歸。彼物皆有託，吾生獨無依！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春日獨酌第一首〕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天地無凋換，容顏有遷改。對酒不肯飲，含情欲誰待？〕〔對酒〕

〔白兔擣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罍裏。〕〔把酒向月〕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



樂，斗酒十千恣歡譁。主人何爲言少錢？  
 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將進酒）

太白這一類的詩最多，舉不勝舉。我們再把他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引一節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此外效古第一首云：『清歌弦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爲樂，列筵坐羣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行路難云：『金罇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宴鄭參卿山地云：『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我們在世上只是一場夢，爲什麼還要勞苦其生呢？所以太白不惜黃金，只要能買得幾許青春。他一連醉百場，一擲千金買一醉，都是爲了想忘卻這無可奈何的悲哀。他終日醉在庭前，醒來看見春風與流鸞共語，不覺悽然，於是又舉杯再醉；他只願永遠醉下去，不願醒來，因悲愁是隨醒同來的。

太白這一類的好詩實在多得，真是所謂雲霞滿空，回翔萬狀，天風吹海，怒濤飛湧。我

們爲了要多了解太白一點，所以不得不多引幾首來看看，其實要割愛也無從割起：

『勸君莫拒杯，春風笑人來！桃李如舊識，傾花向我開。流鸞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昨日朱顏子，今日白髮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蘇臺。自古帝王宅，城闕閉黃埃。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對酒）

雜詩云：『白日與明月，晝夜尙不閑；況爾悠悠人，安得久世間……』擬古第八首云：『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太陽和月亮也日夜飄流，不得安閑，天地也有毀滅的一日，我們人類那得不朝爲紅顏，暮爲白髮呢？因此，李白更需要醉了。

『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良宵宜清談，皓月未能寢。醉來臥空山，天地卽衾枕！』

（友人會宿）

『三月咸陽城，千花畫如錦：誰能春獨愁？對此徑須飲。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稟。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醉後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爲甚！』（月夜獨酌）

## 第三首

「窮愁千萬端，美酒唯數杯；愁多酒雖少，酒傾愁不來。所以知酒聖，酒酣心自開。辭粟餓伯夷，屢空飢顏回。當代不樂飲，虛名安用哉？蟹螯卽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月下獨酌第四首）

「鷓鴣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釀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少妾，醉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盃？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誰能憂彼身後事，金甌銀鴨葬死灰。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黃金爵！白玉瓶！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襄陽歌）

酒能洗去人的愁懷，能使人忘去這至可悲的天地，能使人忘去這至可哀的自身，所以

李白極崇拜酒，極分感謝酒，要和酒杯同生死。

他有兩節雜題極有趣味，不可多得，我們也引來看：(一)『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與何極！』(二)『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見龍江夢餘錄)

『碧草已滿地，與柳梅爭春。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還復來，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

園中)

『木蘭之榼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當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流……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綠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傾，白髮如絲歎何益！』(前有

樽酒行第一首)

又東山吟裏面有幾句說：「攜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墳荒草寒！」太白好治遊和他好飲酒一樣，想陶醉於情愛，聊以娛樂。太白是非常愛美的，他一生醉在美與愛裏，他也愛穿華美的衣裳，例如他與崔宗之會衣宮錦袍於月夜乘小舟自采石至金陵，又如酬殷佐明見贈五雲裘歌裏，有幾句描寫五雲裘的美：「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爲。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烟霞收夕霏。」

『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蒼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鬪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值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持鹽把

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盡入蒼梧雲。梁王宮闕今安在？枚馬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梁園吟）

『少年遊俠好經過，渾身裝束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少年行）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舌，蘇秦所以不墾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

楚屈平，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有？（笑歌行）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生猶鳥過目，胡乃自結束？……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古風）

『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擣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擬古）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行路難）

『何必長從七貴遊？勞生徒聚萬金產！』（下途歸石門舊居）

太白只求眼前的幸福，他只求官能的刺激的享樂，生後的虛榮在他看來等於草芥。他勸人不要學伯夷齊那樣高潔。他勸人一切虛名都不如眼前這一杯酒有這樣強烈的刺激的樂趣。人們聽見他這種怪論都要掉頭，都要驚異。他又鄙視儒生之迂腐。我們把嘲魯儒

引來看罷：『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墮烟霧。足着遠遊履，首戴方頭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

他在世上只是消極的縱樂，他在那嚴肅的朝廷上也要遊戲。他因頹廢放縱而被疎遠，出長安以後，『所至不改其舊；』他原是要稱心快意，那肯約束自苦呢？他也要做官，但他做官並不是想治國平天下，因為這世界上無錢就不能享樂，不能享樂這一生就無意義，所以做官只爲了他自己可以有錢買樂，只爲他自己要樂以忘憂。他有兩句詩：『但歌「大風雲飄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後人譏他不達理，這是完全沒有了解太白的。太白的主義本是如此，這些人偏要用齊家治國的眼光去批評他，俗氣真是不可醫的。他雖如此的頹廢，但他並非絕對的厭世，他骨子裏實在只是要求生，他的生的慾望極猛烈，他是要於不完美的人生裏求滿足，他是要於悲苦的人生裏求快樂！所以他於三萬六千日裏，夜夜要點蠟燭繼續白日的行樂，想多嘗一點生的趣味。

在李白之前的詩人也有些和李白類似的同志，不過太白這類詩特別多，比他們表現



得更充足，更強有力，更淋漓痛快了。我們隨便把前人舉幾個來看：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詩經蟋蟀）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

室！」（詩經山有樞）

「四時捨我驅馳，今我隱約欲何爲？人生居天壤間，忽如飛鳥棲枯枝，今我隱約欲

何爲？……上有倉浪之天，今我難得久來視；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難得久來履；何不姿意

遨遊，從君所喜？」（曹丕大牆上蒿行）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阮籍詠懷）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生後名，一生亦枯槁！」

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陶潛飲酒）

「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速如流電驚！」

（陶潛飲酒）

『人生無根常，飄如陌上塵。……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

晨』(陶潛雜詩)

此外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閨情，古詩十九首裏的驅車上東門，去者日已疎，生年不滿百，……等也都是這一類的詩。

王介甫說太白見識污下，詩詞十句九句說酒和婦人；大政治家說這種話，實在是配他的身分的。陳藻有一首讀李翰林詩，是因王介甫而發的，他勸人家不要怪李白篇篇吟詠女子，因為除了女子再沒有別的人物給李白去吟詠了。我們看陳藻的詩罷：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王介甫的話好在是李白的詩骨已腐朽時說的，否則李白必將和公孫朝弟兄一樣的可譏嘲這宋朝的子產。

前人只有范傳正比較最能了解李白，我們且看他替李白做的墓碑：

『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擗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做碌碌者蘇而復

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尙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

范傳正說李白因爲在明皇那裏不得意，所以縱酒頹廢，這是不對的，太白自少就已如此，不得意雖也有些影響，但他所以頹廢的重要原因並不在此。太白在金鑾殿上也不過當作遊戲，或來或去，在他並不算一件了不得的事。

還有一層我們最不可誤會；太白這樣縱樂與樂天主義卻又絕對不同；他雖要求生，但是超越的生，所以他是不足一切。他要求官能刺激的享樂，是無可奈何的強歡，是悲極的縱樂，所以『舉杯銷愁愁更愁』了，我們的詩人終於把這裏的祕密流露出來了。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宣州謝眺樓饒別校書叔雲）

## 第四章 李白抒情之筆

太白的詩和他的爲人一樣，飄揚姿肆，悲壯奇放，爽朗雄麗，磊落疎宕，如天馬行空，不受約束。他做詩好像是在那裏舞，拋玩日月星斗。讀了他的詩，令人飄飄欲仙，縹緲空際，又令人慷慨悽惻，悲哀頹喪。

皮日休說太白：『五岳爲辭鋒，四海作胸臆。』楊賢齋說太白：『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太白自己有兩句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也很能道出他自己的詩的風格。他又有兩節論詩的話：『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

又說：『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二節見本事詩）

詩至謝靈運顏延之輩，堆砌典故，做作不堪；至於梁陳人的纖巧，更是雕蟲小技。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仍不出梁陳的範圍，唯有陳子昂獨樹一幟，不做顏之雕鏤。陳子昂死後兩三年太白出世，太白和子昂後先同志，天縱逸才，不依軌轍，不事典雅，一洗梁陳之風，初唐規制，就也掃地欲盡了。曾鞏說：『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李陽冰說：『馳驅屈宋，鞭撻楊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

太白做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楊升庵說：『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皮日休說：『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有李太白。』

太白有許多詩裏面全無事物可尋，全是情感，意味深永，詩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不可捉摸。我們讀他的詩須於言外求佳，不可於句中求隙。屈紹隆說：『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若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詩之

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

徐積的李太白雜言裏說：

『噫嘻！奇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變萬化，雷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人生何用自綫？當須榮榮不可羈，乃知公是英物，萬壘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對烏紗，著宮錦，不是高歌而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

鄭日奎的讀李青蓮集，我們也引一節來看：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字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溟渤爲閭天爲高。興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催格律。筆鋒鏖渺生雲烟，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崩騰』

歷亂龍蛇撼；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瀾漓雷電避。」

李白的詩最受影響的是十九首，漢魏六朝的樂府，曹氏父子，陶淵明，阮籍等。想像和詞句也很受屈原的影響。但他只是受影響，並不是死板的模仿，所以與拆洗楚辭，生吞靈運的蠢才判若天壤。他有幾句詩說：「古來萬事貴天生。」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他是最不喜模仿的。至於杜甫說他：「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這不過指一篇一章而說，並非就全體而言；我們打開庾信鮑照等的集子來細看，覺得他們雖與李白有影響，但實在沒有很大的關係。李白很佩服謝玄暉，這是不可解的，玄暉一生沒有幾首好詩，怎值得李白的佩服呢？大概是因為謝眺好寫景，李白好遊，偶然高興，就隨口稱道謝眺，他有兩句：「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卻憶謝玄暉。」或者因為李白晚年常在宣城，愛青山之景，常見謝眺墳墓，對景懷古人，感着一種對於謝眺的親近，不覺讚歎起來，也未可知。

太白除詩外還有幾篇散文和賦頌碑銘之類的東西。唐時文人大都發展在詩一方面，

李白的散文除了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上安州裴長史書外也沒有什麼好文章；他的賦除了愁陽春賦，惜餘春賦外也都是無謂的鋪排堆砌。又鄭樵通志上說：『李白度北門集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沒有說太白有此書，據王琦說這或者是南唐時的李白做的，或者『李白度』是人名，『北門集』是書名也說不定。總之此書已失傳，我們無從知道是不是太白做的。

李陽冰說太白的詩『十喪其九』，雖不至這樣多，但總失落了不少。現在集中所存一千來首詩，平心而論，極好的詩不下百餘首，這個數在古人集中是很難得的。他的詩感力極強，像一個爐子，會把你的靈魂像銅鐵一樣地鎔化了，化出一個新靈魂來。因為他襟懷闊大，所以有這樣偉大的作品。他的敘述他的流浪的生涯的詩，表現他的悲哀的情思的詩，前面已經引得不少，我們已被那妙絕古今的詩醉過了；現在我們再引幾首別一類的詩來看看：

『裂表持作書，將寄萬里懷；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征鴻務從陽，又不爲我棲。委之在深篋，塵魚壞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感興第三）



首)

寫了一封信要寄給萬里外的意中人；眷眷的等待着那邊的使人來好給他帶去，但等來等去只是不來，鴻雁又不肯停下來替伊帶信。伊便把書信深藏在篋兒裏，蠹魚又把書信蛀壞了。愛人既不理我，不差人帶信來，我又無法將信寄給他，不如將信投在水裏，讓水流去給別人看罷；但是不能投水，並不是捨不得給別人看，只怕生出是非來。這封信真無法處置了！——這首詩何等的委曲，何等的深婉！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夾穀相借問，疑從天上來。憐腸愁欲斷，斜日復相催。下車何輕盈！飄然似落梅。邀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帷，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此道密意，無令

曠佳期！(相逢行)

此詩無一語不奇，無一字不妙。而「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光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更與希臘小詩同樣的妙不可言：「你保藏你的童貞又怎麼呢？因爲到了冥土，女郎，你將更找不到一個情人在活人才有愛神的歡樂；但在苦河那邊，姑娘，我們睡着只是白骨和塵土了。」

「陽臺隔楚水，春草生黃河。相思無日夜，浩蕩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見終無因。遙將一點淚，遠寄如花人。」（寄遠第六首）

「憶昨東園桃李紅碧枝，與君此時初別離；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嘆復坐思。坐思行嘆成楚越，春風玉顏畏銷歇。碧窗紛紛下落花，青樓寂寂空明月。兩不見，但相思，空留錦字表心素，至今含愁不忍窺。」（寄遠第八首）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盡，白露點青苔。」（寄遠第十一首）

李白纏綿婉轉之戀歌甚多，寄遠十二首都是極好的情詩。這是何等清新自然，這是何

等飄逸流動。

『館娃日落歌吹深，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翼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白李辭第二首)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鰲成蛾，纜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荊州歌)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窗五見櫻桃花。況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此腸斷，彼心絕，雲鬢綠鬢罷攪結，愁如回飈亂白雪。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萎青苔。』(久別離)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去，棄妾漁陽間！玉筍夜垂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況乃狂夫還！』(閨情)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眠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綠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長相思)

這種詩寫相愛相慕，相思相戀之情，又是含蓄，又是明朗，好似海上看雲，縹緲靈幻，好似山中聽琴，餘韻裊裊。

『妾本洛陽人，狂夫幽燕客……昔去有好言，不言久離別；燕支多美女，走馬輕風雪，見此不記人，恩情雲雨絕。啼流玉筋盡，坐恨金閨切。織錦作短書，腸隨迴文結。相思欲有寄，但恐不見察；焚之揚其灰，手跡自此滅！』(代贈遠)

『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妾薄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雉巢漢宮樹，雌奔秦草芳。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

；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度，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白頭吟)

「使青鳥兮銜書，恨獨宿兮傷離居，何無情而兩絕？步雖往而交疎，橫流涕而長嗟，摘芳州之瑤華，送飛鳥以極目，怨夕陽之西斜。願爲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落

花！』(代寄情)

伊的情人已棄伊而另有所歡了，伊想寫信去，又怕他不肯詳細審察，只得把信燒了，手跡就永遠銷滅了。愛人已負心於伊，要另娶新人，伊還要留着琥珀枕，還有夢來的時候……如此的意境，如此的藝術，多少纏綿，多少婉轉！太白還有一首很長的去婦詞，如海波起伏，此浪未落，那浪又起，如花藏叢葉中，紅綠相映。詩中先說向來的棄婦還有家可歸，現在我家中已經零落無人了，你把我驅逐到那裏去呢？回想從前未嫁與你的時候，你用綺羅錦繡來奉承，千方百計的來周旋；後來我嫁與你，不多時你出門了，教我一日走千遭，百遭望夫臺……唉！美麗的容色是支持不到十年就要萎的！我相思你沒有斷絕的時候，相思好像是一個圓

圈兒，那裏有盡頭呢？……接着說：『及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華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接着又回頭敘說婚後離別的時候：『自妾爲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帷到曉恨，玉貌一生啼。……常嫌玳瑁孤，猶羨鴛鴦偶。』以後又說：『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楊柳。以此憔悴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牽攀？』但深情不能劇斷，還有留戀，想再結歡好於後日：『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再一想，薄情如此，那能舊愛復燃，回心轉意？只悔從前枉打了同心結！『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女蘿附青松，富貴欲相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可憐無知的女子，伊終不怪伊男人棄伊，只怪自己命不好，『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持，爲言嫁夫壻，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卻愁苦！自從爲夫妻，何曾在鄉上；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秋？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箇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爐女，紅妝二八年，一種爲人妻，

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淚，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旦暮常追隨。悔作商人婦，青青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江夏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瞿塘滼預堆，……門前舊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長干行之一）

「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去來悲如何！見少別離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長干行之二）

這樣的敘述，如清風之吹，如燕子之飛，何語不自然！何句不流麗！何字不輕清！

「烟深水闊，音信無由達；惟有碧天雲外月，偏照懸懸離別。盡日感事傷懷，愁眉似鎖難開。夜夜長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清平樂之一）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菩薩蠻)

這兩首詞自然流暢，趣味妙不可言，是詞裏的上上品。有人否認詞始於李白，我們雖無從證實，但推想起來，詞體始創於李白有幾層可信：一，詞起於開元天寶的時代，李白便是那時的大詩人；二，詞體是從樂府演化出來的，李白受樂府的影響最深，是得了樂府的神髓的；三，唐玄宗的時候，音樂甚發達，詞便隨音樂的發達而生，李白的詩音調極和諧；四，李白作詩如作文，受不來約束，詩中句子長短不一，自一字一句至十幾字一句都有，而詞便是長短句。有了這四個原因，他自然要不知不覺地創出詞的形式來了。李白作詩如作文，蜀道難便是一例：『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李白做詩用的是大刀闊斧，如廬山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廬山秀出南



斗旁，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何蒼蒼！翠影紅霞映千里，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他只消簡略地把大處點出，便把廬山的美景現在我們眼前，這是何等手腕！韓退之南山詩長至幾百句，用了幾百種的東西去形容南山，想像固然是豐富了，但豐富而不妙，我們反見不到南山真面。

太白受古樂府的影響最深，尤其是南朝的兒女文學，與他有密切的關係，他的詩有三分之一是從樂府脫胎來的，我們且把越女詞舉四首來看，看他是不是子夜歌一類的格調：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足如霜，不着鴛頭機。』

『吳兒多白皙，好爲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耶溪採蓮女，見客掉歌迴，笑入荷花去，佯羞不肯來。』

『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

我們知道李白是極愛美的，是終生崇拜美的，而他又是一個縱樂主義者，好色喜攜妓，

所以關於「女」字這一類的詩便佔了他集中一個極大的部分，我們再引幾首：

『愛君芙蓉嬋娟之豔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迴之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恩情婉嬾忽爲別，使人莫錯亂愁心。亂愁心，涕如雪，寒燈壓夢魂欲絕，覺來相思生白髮。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美人美人兮歸去來，莫作朝雲飛陽臺！』（寄遠第十二）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對酒）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摧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爐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欲安歸？』（前有樽酒行第二首）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第二首）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白鼻騮）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輝，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

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遠！』（白紵辭第三首）

太白最善於吟詠美人，這些詩都落落酣暢，如冰河春解，流瀉爽利，有不可名言之妙。他在金陵時有一個妓女，他叫她金陵子，有一首示金陵子：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心碧窗裏。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

這是初遇時做的詩，又有一位段七娘似乎也是妓女，他有一首贈段七娘：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綠酒何辭醉？一面紅妝惱殺人！』

他又一首陌上贈美人：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囊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

他這一類詩都是信筆直書，一氣呵成的，圓活自然，疎朗軒豁，篇法之妙，不可思議。又有一片火熱的感情在紙上流行，在紙上蹈舞，有酒一般的魔力，使人醺醺欲醉。這真是『夏雲

多奇峯，『美不勝收。他所寫的美人大都是這一派的，但別一派的也有，如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此詩一清如水，淒寂無比，讀的時候有一股涼氣襲人。太白是一個富於情的人，既多熱情之作，當然描寫離情與相思的佳作也很多，如：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照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思邊）

『本作一行書，殷勤道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寄遠第三首）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問取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金陵酒肆留別）

這種詩詞句活脫不羈，一氣流注，而曲折盡情。此外如獨不見云：『憶與君別年，種桃齊娥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勞勞亭云：『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春思云：『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長相思云：『憶情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今爲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

來看取明鏡前！都是能表出一片至情的。太白做詩不去客觀的描寫他的所見，只主觀的抒發他的所感，而主觀的抒發之真切動人亦不減於客觀的摹寫。太白雖然也到處流浪，足跡半中國，但他是不知世故，不管世務的人，所以走了許多地方閱世仍舊很淺，但閱世不深對於他只有益而無損，因他是主觀的詩人，主觀的詩人是閱世越淺性情越真的。我們要曉得他的抒情詩的魔力便在這性情的真。

太白富於想像，多造境的詩，所以他便善於詠史事，我們引兩首來：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花春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蘇臺

覽古)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啼』(越中

覽古)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牀。』(口號

吳王舞人半醉)

這些詩好像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表現得極情盡致，與常人詠史之作大有分別。他又有一首烏棲曲也極流麗通暢：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含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李白多詠史事的詩，但痛哭時事的詩卻一首也沒有。蜀道難有人說他是爲明皇而作的，有人說他是怕嚴武要殺杜甫房瑄，而作此詩以罪嚴武的，這都是附會的。太白至京師在天寶元年（壬午）孟，癸本事詩云：『李太白初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數四，號爲謫仙。』可見蜀道難一詩作於此年之前。但明皇入蜀在天寶末年，距太白作此詩時已十三年以上，太白怎能在十三年以前作詩刺明皇？且詩中祿山起兵，六軍不進，誅國忠貴妃等事均毫無形跡可尋。又嚴武欲殺杜甫在永泰元年正月，而太白死於寶應元年十一月，已長眠地下三載，土中枯骨怎能做詩斥罵節度使？蜀道難是刺嚴武之說見於嚴武傳，又見於陸暢的章臯傳，蓋陸暢作蜀道易以

美章臯，後人由陸暢的蜀道易聯想到李白的蜀道難，也有寓意，這完全是穿鑿附會。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說：『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別無寓意。』此語頗有見地，但還不盡然：蜀道難這個題目不是太白首創的，是樂府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樂府解題云：『蜀道難備言銅梁，玉壘之險。』太白最愛用樂府舊題，把舊題原意換個新花樣重新說一番，蜀道難亦是如此。總之，我們要曉得太白與杜甫不同，杜甫感慨時事，痛哭時事的詩多得很，而太白對於怎樣壞的皇帝和專橫暴猛的軍閥是不聞不問的。

太白集中大概有少數僞作，羅鄂州新安郡志裏說南唐時另外有一個李白，也是翰林學士，姑熟十詠是他做的，這話或者可靠。至於蘇東坡說笑矣乎，悲來乎決非太白所作，嚴羽說少年行淺近浮俗，不是太白作的；這兩位先生這種地方傳統觀念打不破，不能了解太白。不知這正是太白的本來面目，這是最真的太白的詩，這是太白的詩的第一個特色。

## 第五章 杜甫之窮苦身世

當李白十二歲的時候，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大詩人杜甫生。杜甫是晉朝杜預之後，曾祖依藝本襄陽人，後爲河南鞏縣令，遂徙居於是。祖父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審言也善於詩文，與宋之間，沈佺期，陳子昂齊名，四人實是唐朝律詩之祖。舊唐書上有一個審言的故事：「恃才饒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卽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可見審言是善於滑稽而誇大的，古人雖然常有好



爲大言的習氣，但沒有如是之甚。杜甫的父親名閑，母親姓崔。舊唐書上說杜閑位終奉天令，奉天縣故城在陝西乾縣，杜閑做奉天縣令不知在何時，如在先天元年之前，則子美的生地恐怕還在陝西乾縣，而不在河南鞏縣。

杜甫行二，字子美，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杜陵布衣都是他的自號。他所以如此自號的原由，是他的遠祖杜預是杜陵人。杜陵東南十餘里又有一陵差小，叫做少陵，所以他也自號少陵野老。他在少陵之西居住過，據說有他的舊宅。

子美自幼貧窮，但頗好學。新唐書上說他：『少貧不自振。』他自己在進封西嶽賦表裏說：『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他七歲學做詩，九歲學大字，進鵬賦表裏說：『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他的壯遊自敘少年事頗詳細，我們引來看：』

『行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邱墓』

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菱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迴塘。……枕戈憶勾踐，度浙想秦皇。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剡溪縹秀異，欲吧不能忘。歸蓬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邱旁。……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

他的進三大禮賦表裏又說：『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可知他的浪跡天下，東遊吳越，是二十歲時的事。他遊吳越後，赴京兆考試進士，落第後漫遊齊趙，在齊趙過了一二年復回鞏縣。天寶三四載，太白自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與子美高適相遇於汴州。

（開封）

子美在齊、趙、梁、宋、魯、（山東、山西、河南）等地遨遊了八九年，便西行到長安，時子美已三十四五歲。在長安時，有時也回河南來。在長安住了幾年，不遇知己，鬱鬱不得志，到三十九歲（天寶九載）做一篇鴟賦，末尾幾句說：『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壑，莫起長汀。來雖自負，去若無形。……莫試鉤爪，空迴斗星。衆雛儻割鮮於青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這篇賦是

用來自況的，拿鵬來比英雄，說將老死而不見用。我們再看他的進鵬賦：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怨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惟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鵬者，鷲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不揆蕪淺，謹投延恩，進表獻賦以聞，諱言。』

子美困於長安，寄食於人，又恐怕輾轉溝壑，役役以至於衰老，非常憤懣，所以做賦以鳴

其不平。『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簡直便是責問的口氣，多少自負！那知進了鵬賦之後，玄宗不理。子美不但不灰心，而且更加忍耐不住了，在次年正月又做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三篇賦，進三大禮賦表的前半段說：『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仄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這表說得很謙卑，沒有上次那種自負的氣概了，而且一次做了三篇比上次更長的賦，可以推知子美是怎樣急於自薦了。子美本不長於散文，秦少游也說過：『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上次那篇鵬賦到還有點意思，三大禮賦完全是鋪排確砌，沒有意義。但是奇怪，這一次卻完全中了玄宗的意了，不知是因爲古奧艱澀呢？還是因爲表裏面有低聲下氣的話呢？但舊唐書說：『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新唐書說：『甫奏賦三篇，帝奇之，』由此可知恐是因古奧艱澀了。

明皇既奇子美的賦，便給他待制的官，使他待制於集賢院，並命宰相試他的文章。試後

把子美送隸有司，參列選序。子美在長安候了兩年，又做了一篇封西嶽賦，他在進封西嶽賦表裏說：「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

天寶十四載拔子美爲河西尉，子美不肯拜受，改爲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他有一首官定後戲贈說：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徵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颯。」

他困於京師，潦倒終年，歸計無時，所以只好臨風嘆息。這年十一月他離長安到奉先縣，這時他的家眷寄住在奉先，等他到家，他的幼子早已餓死。他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裏敘出此事：「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鳴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他的小兒子餓死得很有用，成就了他的博愛思想。子美自少貧窮，常困苦不堪，早年（約三十餘歲）本已有博愛思想的萌芽，但還未十分穩固，這一次餓死了兒子，可使他根深蒂固了。這一層此處從略，等到下一章杜甫之博愛襟懷裏再說。

這時安樂山反，已攻下洛陽，子美的家眷不在故鄉鞏縣，而在奉先縣，想是因爲鞏縣與洛陽甚近，逃難到奉先縣的。次年五月他又從奉先到白水，帶了家眷去依賴他的母舅崔少府，只住一個月，六月裏又帶家眷到鄜州。七月裏肅宗卽位於甘肅靈武，子美便步行到靈武，途中被安樂山拘禁。次年四月始逃到鳳翔，謁見肅宗，肅宗給他左拾遺的官。他的喜達行在所三首是說從安樂山那里逃出來的事，第一首有云：『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第二首云：『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人。』這等詩非經過這種逃難的事說不出來，今天生還，昨天還不知這生還的事到底是不是可能的，今天雖確已生還，但還不自知是死是活，卽使是活了，但也不過是暫時的人，何日爲鬼，是不可預料的。又第三首開始便說：『死去憑誰恨？歸來始

自憐！』完全是焦心慮膽之後破口叫出來的。

子美到鳳翔見肅宗時，已十個月不得家信，記掛家眷不已，有述懷一詩：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不。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猛虎場，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轉戰經年，已經殺戮到雞狗了，還有幾個保全性命的人滿地都是新死人的骨頭，還沒有朽腐。妻子已離別很久，又已十個月不得家書，不知家還存在與否，放心不下，一邊極希望得到消息，一邊又極畏懼消息的到來，如果來的是惡消息，到不如猜猜悶葫蘆好一點：這種憂急疑懼的情緒最難表現，而子美卻寫得如此周到。這枝筆是何等靈活！

房琯布衣時與子美相善，這時房琯做宰相，請自帥師討安樂山，肅宗便允許了他，那知

房瑄兵敗於陳濤斜。肅宗罷免房瑄，子美上疏說房瑄有才能，罪細不宜免大臣。肅宗發怒，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子美說：『甫若抵罪，絕賢者路，』肅宗才赦了他，但此後便很冷淡他了。

這時子美的家眷住在郾州（郾縣）羌村，終年艱窶，肅宗放他還郾州省家。他的羌村是敘這次回家的事，第一首說：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逢。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他的妻與兒都以爲他已客死他鄉，他今日突然回來，出人意外，所以驚怪他何以還在上，何以還沒有死去，上一句既說『怪』，下一句又說『驚』，這驚怪之中，豈不還有點疑心？子美是鬼魂回家麼？既知道子美的確是在目前，便驚喜得滿眼是淚。淚水使眼睛模糊，故把淚拭去，似乎是還有點不放心，要再細視一番。這驚喜的程度太濃，拖延到夜半，還有驚喜餘情，彼此相對，好像做夢一樣。『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描寫得何等入神！再看羌村第二首：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嬌兒不離膝，」可見子美未回家時兒女非常記掛他，母親也常常說及他，所以今日和他如此親熱，繞在膝下，不肯離開。「畏我復卻去，」可見他是久客他鄉，不常與兒女見面，所以很是生疏，不免有些畏懼。二句極能傳出兒童依依景象。又北征裏有一節描寫這次回家的情形更詳細：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泥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懷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

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零零碎碎，瑣瑣屑屑地隨手拈來，寫得極情盡致，真有近代寫實派名家的手段！只要這樣隨隨便便地照事實寫出，就成妙品。看他寫得如此隨便，其實卻是極費力的文章。

子美八月回家，十一月又扈從肅宗回長安，在長安做了半年左拾遺的官。他平生只有兩次安居的時期，第一次就是這次做拾遺的半年。因為這半年的安居，他就做了有幾首和他平常的詩迥不相同的，傾向飲酒行樂的詩，如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對雨，奉陪鄭驃馬，章曲第一首都是。

乾元元年戊戌六月，子美被貶為華州司功，司功是知事手下的一個小官，事體又很多，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等事都要他掌管，他不高興。這時有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一詩：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中夜自足蠟，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他本是怕熱的人，集中說熱的詩有好幾首，何況他這時做一個小吏，簿書公文，堆案相仍，忙個不了，本已不舒服不自在，一肚牢騷有一觸即發之勢，所以遇着熱天便如火上加油，更使他氣悶煩惱了。觀『束帶發狂欲大叫』一語，滿腹苦悶，氣惱真有不可復耐的樣子了，此七字活活寫出一個抑鬱難堪幾至狂怒咆哮的人來，表現極妙。發狂大叫的原因乃是心底裏的煩悶，若以爲真是爲了天氣熱而發狂大叫便大錯了。

他在華州做了一年司功，（這一年裏也曾到洛陽去過）第二年七月京畿一帶有饑荒，華州離長安不遠，亦在饑荒的區域內，他便棄官西去到秦州的西枝村。在秦州仍舊很苦，這年的十月復南往同谷縣，啓行時有一首發秦州，說他離開秦州乃是爲了無衣無食，而同谷縣卻有良田疇，引幾句來看：『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向樂土，無衣思南州……粟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方可舟。』但他到同谷縣後大失所望，同谷縣也有饑荒。他在同谷縣靠樹皮草根爲活，幾乎餓死。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便是敘這時的事，第一首說：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這時是乾元二年己亥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時候，所以他手脚都凍僵了。他這時僅四十八歲，便已經『白頭亂髮垂過耳』，可見是窮人頭易白了。新唐書上說他：『負薪採橡栗自給』，與詩中『歲拾橡栗隨狙公』相脗合。我們再聽他唱同谷七歌的第二歌：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他如此愛長鑱，因爲沒有長鑱替他掘草根，他便要餓死。看他對長鑱喚得如此親熱，幾有欲叩頭下拜之勢，可知他饑寒凍餒，朝不保夕，是如何的迫切了！他需要草根雖如此迫切，但長鑱沒有如他所期望，一塊黃獨也沒有掘給他，他也不怪長鑱，仍舊恭而敬之地說：『此時與子空歸來』，真是所謂溫柔敦厚，得詩人哀而不怨之旨了。這一層太白就做不到，他當時時恐難免要責長鑱了。子美有一把長鑱本可苟延性命，那知苦人處處晦氣，恰遇着大雪

鋪野，黃獨的苗遇着霜雪都已枯萎，而枯萎了的苗又被大雪蓋住，無處可尋，他短衣不掩脛，在雪地裏忍凍忍饑，有時奔走，有時躊躇，勞苦終日，覓盡四野，找不着一塊黃獨的肥根，依舊背着三尺長的白木柄的長鑿歸來。這一回來他可更難堪了，家中四壁空空，瘦妻，弱兒，病女，正在等他掘草根來救命，都已凍餓得至於呻吟了。由「男呻女吟四壁靜」的靜字看來，可見瘦妻，弱兒，病女，都已凍餓了多日，體虛氣弱，呻吟得輕緩細微，所以雖有數人呻吟，還覺冷靜岑寂。關於「四壁靜」的話或者有人以為不免有些曲解，但這個推論是不會錯的。我們可以簡單說一句，凡呻吟必定是病臥在牀，不能動彈才呻吟，決不會時坐時立，有談有笑地呻吟。

舊唐書上說他在同谷縣時：『自負薪採稻，兒女餓殍者數人。』新唐書上也說：『甫家寓郾，彌年艱饑，孺弱至餓死。』子美只有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裏說起兒子餓死的事，『幼子餓已卒，』而新唐書說他在郾州餓死過兒女，舊唐書並說他在同谷縣兒女餓死了幾個，或者子美另有詩說及在郾州餓死的兒女，而詩已不傳，或者新唐書所說在郾州餓死的兒子

就是在奉先或同谷餓死的兒子，弄錯了地方。至於舊唐書說他在同谷餓死了幾個兒女的話似乎不會錯的，因為子美在同谷縣時正值飢荒，他赤腳負了長鑊到大雪野裏去掘草根，辛苦了一日，一無所得，空手回家，而家中瘦妻，弱兒，病女，都已餓得病臥在牀上地上了；在這一日的夜裏或這日以後的數日內，子美的兒女不是很有餓死的可能麼？他或者在同谷七歌之後有詩說及在同谷餓死幾個兒女的事，或者兒女餓死以後，事過情遷，竟未說起也未可知。他的餓死在奉先縣的兒子他也不過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裏說了一句：『幼子餓已卒，』此後一直沒有再提起過。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駕鵝後鵝鵝，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同谷縣七歌第三首）

第一首說拾橡實，第二首說掘不着黃獨，第三首說：『汝歸何處收兄骨！』起初以橡實爲活，等橡實被人拾完，乃去掘黃獨，掘不着黃獨，心裏焦急起來，恐怕要餓死他鄉，將來他的

弟弟無處收他的骸骨。這時子美一家老幼的性命，千鈞一髮，隨時都可以一命嗚呼，危險之至。由這一層也可以推知舊唐書上說他在同谷時『兒女餓殍者數人』的話確有其事。

我們再聽他唱同谷縣七歌的最後一曲：

『男兒生不成，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夙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子美饑走荒山，名未成，身已老，而長安卿相都是年少後生，所以有『富貴應須致身早』之歎，這歎聲中含了不少不平之意。

他住在同谷縣不滿一足月，便流落到劍南，後來嚴武做劍南節度使，子美就到成都去依嚴武。嚴武和子美是世舊，待子美甚厚。子美築草堂於浣花溪，費用是別人替他出的，他有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一詩。他流離已久，得到安居，很是適意，且引幾首詩來看看他這時的生活狀況：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

〔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有客）

〔幽棲地避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賓至）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江村）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客至）

他這時過的是幽人隱士的生活，衣食有嚴武供給，無憂無慮地安居草堂，江邊風景又清新爽朗，子美終日無所事事，在江邊散步，看看波浪滔天，看看白鷗泛渚，看看野花落徑，聽聽小鳥嚶枝，如此消度光陰，逍遙自在，自然是很快活。又舊唐書上說他：『於成都浣花里，



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他這時的思想又和平時不同了。

『患氣經時久，』是指肺病，他這時是四十九歲，大概他四十以前便有肺疾了。『乘興還來看藥欄，』他自己種藥，可見病魔是長年伴的。『恆饑稚子色淒涼，』恆飢二字是說過去的事，他的兒子去年年底在同谷縣餓得很久，到第二年春天（堂成云：『頻來語燕定新巢，』可證草堂成於春天。）不過二三月，因饑餓而至於黃皮瘦骨的體貌還沒有復原，看去臉色還很蒼白淒涼，故云：『恆饑稚子色淒涼。』由這一句詩也可知子美一家老幼在同谷縣那一場餓的確餓得利害！『幽棲地僻經過少，』花徑不曾緣客掃，』又遣意第一首說：『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可見他這時很清閑自在，沒有什麼俗客去擾他。

子美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只安居了兩年，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子美避難梓州，過了幾月又回成都接家眷赴梓州，不多時又往射洪，通泉等處。不久又回梓州，廣德元年春天又往漢川，秋天往閬州，冬天復回梓州。總之，從此又東西奔走，一直到死，沒有安居過。這時肅宗不

知怎的想起他來，叫他去做京兆功曹，但他沒有去。

寶應元年十月官軍收河南河北時，他有一詩：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聞官軍收河南河

北）

他在外面已經多年，東西流寓，沒有定所，所以非常思家，想回到洛陽鞏縣故里去。此時他的故鄉已平定，可以回去了，所以他說：『愁何在？』又說：『喜欲狂。』此詩把他自己喜欲狂的情景完全畫出，而『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兩句把歸途中的地名一直快數下去，十分流利爽快。他的詩都是言愁說苦，只有這一首是真正言喜說樂的。

他雖想回洛陽，卻為生活所困，終不能回去。他在涪江時有一首九日：

『去年登高郵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世路難行，子美頻年作客，寄人籬下，鬱鬱不得志，所以說：『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他實在是苦痛極了。

他流落在閩中時，有一首嚴氏溪放歌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況我飄蓬無定所，終日戚戚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他輾轉泥塗，戚戚終年，好像飄蓬一般，任風吹弄，到處仰給公卿大人。而公卿大人都是不好士不禮賢的，雖有肥肉大酒給他喫，但沒有愛敬的真情，簡直把他當作一個役夫看待。他對於這做役夫的生活實在倦了。

他因女病妻憂回梓州，有一首發閩中：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

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江風蕭蕭雲拂地』一語極奇妙，人家只看見雲蔽天，他卻看見雲拂地，此語是連帶下一句『山木慘慘天欲雨』說的，山木本來陰森，因天陰欲雨故覺慘慘，天何以陰呢？因爲烏雲滿空，天也好像低下來了，壓下來了，故云：『江風蕭蕭雲拂地』極言山雨欲來之勢。

他的天邊行也作於此時：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秃鶯後黃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他雖開洛陽與兄弟姊妹分別已經十年，他去了九次信都沒有得着那邊的消息，難怪他如此發家念家，時刻想回去。

他的自閬州領妻子欲赴蜀山行第二首說：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袞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溪。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

子美在閬州得知嚴武第二次鎮成都，於是又回到成都去依他。廣德二年六月，嚴武上表肅宗，薦子美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他在嚴武幕府裏有一首宿雨：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在

萬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兩句，寫獨宿淒涼之況極好。

嚴武待遇子美甚隆，彼此常有詩章酬和，子美送嚴武的詩約有二十餘首，嚴武送子美的詩也有五六首，但應酬詩是做不好的。子美從前本是很拘禮的人，老年不很拘禮了，狂夫裏說：『自笑狂夫老更狂，』三絕句第三首說：『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行竹，客至從噴不出迎。』嚴武到草堂去看過子美，子美對他有時也很隨便，他的嚴公枉駕草堂兼攜酒饌裏有一句說：『自識將軍禮數寬。』這將軍便是指嚴武。新唐書本傳說：『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瞪目視之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籬三，

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文中「嘗登武牀，」舊唐書本傳作「嘗憑醉登武之牀，」當以舊唐書爲是，子美晚年雖比較狂放，但在醉中尚不至如此不講禮節。有人以爲嚴武欲殺子美事是出於小說家，不可信，但我從各方面看起來覺得很有可信的地方。從子美一方面看，子美有三個使嚴武想殺他的可能：

一，子美晚年褊躁傲誕，曾於醉中登嚴武牀瞪目說：「嚴挺之乃有此兒！」得罪了嚴武，嚴武很懷恨。

二，子美在嚴武幕府時與嚴武頗合不來，故嚴武容他不下。

三，這一條最要緊。舊唐書嚴武傳說：「嚴武再鎮蜀，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少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但我看來，嚴武殺章彝並非爲了「少不副意，」還有更大的原因。爭權勢，奪地盤。章彝做東川節度使的留後，嚴武很高興，嚴武第二次鎮蜀，章彝被罷免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兩職，想必嚴武第二次鎮蜀之前，在肅宗那里說好了的，所以嚴武到成都，肅宗就罷免章彝。章彝罷後，嚴武兼做東川西川節度使。嚴武與章彝爭地盤，而子

美卻與章彝友善，在東川時與章彝往來最密，曾同遊山寺，有桃竹杖引贈章留後，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山寺等十餘首詩送章彝，而冬狩行一詩很恭維章彝，有「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等語。又章彝被免，將赴朝廷時，子美有奉寄章十侍御一詩說：「淮海維揚一郡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訓練強兵，指揮能事，兩句都極恭維章彝的才能，而「河內猶宜借寇恂」一句竟說章彝這樣有才幹的人，是東川所倚重的，不應當罷免他。但章彝被罷免梓州刺史，東川留後的主動人是嚴武，子美說不應該罷免，豈不是罵了嚴武？這樣看來，嚴武殺章彝，連帶殺杜甫，不是可能的麼？（嚴武殺章彝，在章彝入朝回蜀之後。）

再從嚴武一方面看，也有三個要殺子美的可能：

一、舊唐書杜甫傳說：「武雖急暴，」新唐書說：「武亦暴猛，」嚴武脾氣極厲害，而子美直呼他父親的名字，所以要殺了子美出出氣。

二、舊唐書嚴武傳說：『武再鎮蜀，恣行猛政，』可見他是豺狼成性。

三、子美雖亦與嚴武交遊甚密，但公卿大人是沒有真情的，只把文人當作役夫看待，子美在嚴氏溪放歌行裏說：『費心姑息是一役，』他所罵的公卿大人是指四川所認識的，嚴武當然是其中的一個。章彝曾在嚴武底下做過判官，嚴武不顧同事之情要殺他，何況子美一介書生，無權無勢？而且那時的節度使很像戰國時的諸侯和現在的督軍，擁有兵力，霸佔一方，不受王法，（唐朝天子已和傀儡差不多）爲非作歹，絕對自由，殺兩個人，算什麼事？

除了上面六個理由之外，還有一件事體也很有關係：子美於頭一年的六月做嚴武的節度參謀，第二年正月忽然辭了幕府歸浣花里草堂，他與嚴武是朋友，怎麼忽然辭了職呢？這次辭職找不出別的原故，他回草堂後做了一首莫相疑行，最後兩句說：『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似與辭幕府有關，猜想起來，嚴武欲殺子美就在辭幕府之前。

一般腐儒以爲嚴武欲殺子美，在子美是很不體面的事，遂強辨此說不可信，但又沒有理由。我們固用不着硬要說嚴武欲殺子美，但嚴武確有欲殺子美的可能，何必隱匿了真相？



而且我們曉得子美處在這樣惡毒的環境裏，會有幾乎被害的事，很可以幫助我們多了解子美一點，所以我不憚煩，費了許多筆墨說這件事。

嚴武死後，郭英又鎮成都，後來崔旰殺了郭英，楊子琳攻西川，一般武人爲爭地盤起了戰爭，蜀中大亂。子美離成都南下，此後三年間流寓於戎州，渝州，忠州，雲安，夔州，西閣，赤甲，瀘西，東屯，江陵，公安等處。他在夔州時有一首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盟櫛，客至罷琴書。掛壁移篋果，呼兒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他老年常有人去拜望他這位老詩人，但拜望的人雖多，而知己的人卻少。

他在荊南時有一首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鞀。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他奔走一生，這時已經五十七歲，還是潦倒不如意，要南往湖南又沒有舟楫，要北上陝

西又有戰雲瀰漫，所以明天只好仍舊杖藜去看雲。他今天到城上已經擊柝，樹上已經烏啼才歸寓，似乎也是去看雲來的，他一入門看見明月皎皎，徧染庭階，秋風淒淒，寒襲肌膚，盡室寂然，但聞遠處有清冷的搗練聲隱隱傳來，「客子入門月皎皎，」二語表現極好。

子美於大歷三年冬晚往岳州，第二年正月從岳州往潭州，不多時又往衡州，夏天怕熱復回潭州。他在洞庭湖上有清明二首，第二首說：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鞠將離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春去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第一句「此身飄泊苦西東！」已叫人讀了鼻酸，讀到「寂寂繫舟雙下淚，」馬上便有一幅老病獨客，低頭無語，繫舟暫泊的圖畫現在眼前，使人不忍再讀，掩卷歎歎。讀到「白蘋愁殺白頭翁！」真叫人眼眶熱起來了。

他又有一首長沙送李十一說：「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尙方曾賜履，

竟非吾王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他確是一辱泥塗，終老不振的。

大曆五年子美避臧玠亂入衡州，想到郴州去依他的母舅崔偉。他的逃難我想就是作於此時，或作於前兩年初到湖南時：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邱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這樣樸實的詩原是極可貴的，而邵子湘卻說：『凡淺，定是贗作，』真是有眼無珠。『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全是老杜口吻，決非僞作。

新唐書本傳說：『以登衡山，因客未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舊唐書本傳所說亦與此無異，明皇雜錄也說：『杜甫客未陽，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甫飲過多，一夕而卒。』有人以爲此說不可靠，但他們並沒有充分的理由。我卻有四個原故可以相信此說：

一、子美常投詩向人家要東西，集中向人家要東西的詩恐怕有數十次之多，向人家要錢，向人家要米，向人家要菜，向人家要酒，向人家要醬，看見人家有綠李黃梅，就要，看見人家有大邑瓷碗，就討。總之，他贈人的詩十之六七是自訴苦楚，求人拯濟的。他這樣老實不客氣，當然不免要使公卿大人討厭他。

二、子美爲窮愁所苦，常因憤懣而痛飲，飲酒過度而死是可能的。

三、子美頻年抱病，身體衰弱已極，剛才又餓了十來日，喫牛肉白酒而死亦是可能的。

四、子美自做了聶未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一詩後，似乎遂絕筆了，亦可證明他是死於是時。集中聶未陽書致酒肉後，雖尚有四首詩，但這四首詩好像是以前作的，後人因爲硬要說子美不死於啗牛肉白酒，故把過洞庭湖，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長沙送李十一，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四詩編在最末。聶未陽書致酒肉題下黃鶴注云：「郴州與未陽皆在衡州東南，衡至郴四百餘里。」元和郡國志說未陽西北至衡州一百七十里，照此推算，未陽至

郴州還有二百餘里，子美入衡州往郴州，原是要去依他的母舅崔偉，他在耒陽半路上勾留了一些時，還沒有到郴州目的地，怎麼又忽然回長沙，過洞庭呢？把過洞庭湖，長沙送李十一編在聶耒陽書致酒肉之後，實是大謬。又過洞庭湖題下仇滄柱註云：『此當是耒陽回棹，重過洞庭而作，』從南向北，過了洞庭湖要到武漢了，怎麼過了洞庭湖忽然又回湖南去與親友作別，忽然又回長沙去與李十一相遇，忽然又從長沙回來死於潭州岳州之間作僞者故意把子美詩顛之倒之，可是露出馬脚來了。照我的猜想，過洞庭湖是大歷四年春或五年春做的，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是大歷四年夏從衡州回潭州時做的，子美念家心切，常常想回家，他在蜀時也有詩留別親友，欲去蜀回家而未實行，復在蜀住了一二年才出蜀，這次從衡州到潭州大概也是打算回家而後來沒有履行的，年譜註亦謂：『時欲歸襄漢，不果，自是率舟居。』長沙送李十一，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也沒有理由說他一定不是入衡州之前做的，仇滄柱說長沙送李十一有『洞庭相逢十二秋』句，風疾舟中伏枕書懷有『三霜楚戶砧』句，乃是作於秋季，但新舊唐書並沒有說子美死於秋季之前。而且秋字霜字已成了年

字的意思，十二秋就是十二年，三霜就是三年。還有一層，十二秋，三霜不過言其大略，並不像數學上的數目那樣的確，或者十二秋實際上是十一秋，三霜實際上是二霜，因為音節上的關係故如此說。『洞庭相逢十二秋』如作『洞庭相逢十一秋』，『三霜楚戶砧』如作『二霜楚戶砧』，便不可讀，二字去聲，改作一字入聲，便太急促，便不舒暢，三字平聲，改作二字去聲，便不響亮，而且習慣上只用三霜，用二霜便有些不詞了。又仇滄柱說：『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葛洪詩定解，」蓋亦自知不久將沒也。編詩者當以此章爲絕筆。』他所以要把此詩當作子美的絕筆的理由，是因爲子美自知要死了，他們竟把子美當作神通廣大，預知死生的人，豈不可笑？又黃鶴說：『二史皆言公卒於未陽，謝聶令詩云：「興盡本韻，」又且宿方田驛，若果以飢死，豈能爲是長篇，復遊憩亭沼以詩證之，其誣明矣。』不知子美阻水是沒有到未陽的時候，未陽縣令救了他，他一到未陽就做了這首詩給縣令，題目裏明明說：『至縣呈聶令。』他初至未陽做這首詩並不馬上就走，那時詩人文人到一個地方去並不急急趕路，常是此處淹留一月，彼處停滯半載，而且未陽縣令救了他，當然不會不停而去。呈未陽縣

令詩末句云：『開顏憩亭沼』亦可知他曾在耒陽勾留。子美是常常受人家餽贈酒肉等食物的，他既曾在耒陽耽擱，耒陽縣令當然不止送他這一次酒肉。

照上面推論的結果，子美喫牛肉白酒死當在大歷五年的秋末，或者冬初。雖如此說，但子美到底如何死法當然不能十分肯定，而且肯定下來也沒有什麼意思，但因向來詩家解釋十分牽強，故此絮絮言之。

仇滄柱又說：『況元稹作誌在舊史前，初無牛肉白酒之說，夫不信子孫之行述，而信史氏之傳聞，其亦昧於權衡審擇矣。』不知子孫之行述，元稹之墓誌，都是有避諱的。喫牛肉白酒而死原沒有什麼醜與惡，但他們那慌張着急，斤斤辨論的樣子實是在以此為醜為惡的。腐儒以為子美嚼牛肉白酒而死是不得其死，故強辨之，使子美得一個善終。子美總歸是死了，又不能叫他起來重死一回，何必強配他是壽終正寢呢？

149

子美一生的經歷都已說過了，統觀起來，可以用『杜甫一生愁』這句話包括他的一生，可以用一個苦字包括他的一生。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裏有一句說：『愧爾東西南北人』

子美自己在謁文公上方裏也說：『甫也南北人，』言簡意賅，拿來概括子美的身世也是極適當的。我再引王介甫的題子美畫像詩中的一段來結束這篇杜甫的窮苦身世：

『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生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

四海赤子寒飈颼。』



## 第六章 杜甫之博愛襟懷

子美的博愛思想是來從儒家的『汎愛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非戰的詩很多與墨家非攻，兼愛更爲相近，但墨家是孟子闢過的，古人都不注意，故子美反而很少受墨家的影響。子美在進鵬賦表裏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數業。』另外以儒自居的地方很多，例如：

『腐儒衰晚謬通籍』（題省中院壁）

『乾坤一腐儒』（江漢）

『儒牛老無成。』(客居)

『飄蕭覺素髮，懷欲衝儒冠。』(義陽行)

『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

『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文)

此外自稱爲儒的還很多，不必再舉。他是『仁者樂山』『仁者靜』的仁者，所以他的性子很靜，有『靜者心多妙』、『多病獨愁常閨寂』等句。他爲人有些拘束，狂歌行說：『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韉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他是這樣必恭必敬的。他的雨裏說：『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尙羸愁應接，俄傾恐乖迕。』恐怕要乖迕，不是很拘謹麼？百憂集行裏說：『癡兒不知父子禮，』意思便是要兒子知道父子禮才好。杜位宅守歲說：『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既說此後不能再拘束，可見以前是拘束過來的，而且拘束得至於自己起了反動了。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說：『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整魚，今如喪家狗。』

恐怕因酒失身，而與酒徒絕交和太白入翰林院後仍舊日與酒徒爲伍，兩相比較恰是相反。子美性雖坦率，卻能够『折節萬夫後』。史記說『孔子纍纍若喪家之狗』，他竟以孔子自比了。他的醉時歌卻說：『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他落魄潦倒，至於無可奈何，覺得儒術無補於他，所以有這樣憤慨的不平之鳴，但正說出他是儒教徒。

上面說子美的博愛思想來從儒家，但真正的源泉卻不在這里，在那裏呢？很簡單很切實地說，只是一個『餓』字，這個餓字才是子美的思想的真源泉。這饑餓的功勞真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愛思想，而子美全部詩集也都是由餓所逼成。子美是餓過肚皮的人，他在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裏說：『餓臥動輒向一句，』動不動一餓就是十來天，可見是常餓的，並且他還餓死過兒子。他餓得沒法便去睡，而且一睡幾日，這抵抗餓的法子真妙。敘述家眷饑餓的詩在杜甫之窮苦身世章裏引過幾首，現在再引一首彭衙行來：

「憶昔避賊初，北走多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

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滯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餼糧，卑枝成屋椽。」

這種情形不是經驗過的人是寫不出的。我們曉得子美全家人都餓過，並且全家人都餓瘦：『所親蔣老瘦』是他自己餓瘦，『瘦妻面復光』是他妻子餓瘦，『荒歲兒女瘦』是他兒女餓瘦，『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及『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是他的諸位兄弟餓瘦。

他因為有餓的經驗，所以詩中饑，餓，飯，肉，飽等字極多，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我們先看他詩中所用的饑餓二字：

「饑藉家家米。」（秋日荆南述懷）

「魚饑費香餌。」（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泥滯漠漠饑鴻鵠。」（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江晚白鷗饑。」(兩四首)

「饑鳥下食貪。」(朝二首)

「一清甘饑寒。」(贈蘇四孫)

「庶往共饑渴……幼子餓已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歲暮饑凍逼。」(別贊上人)

「饑拾檜溪橡。」(八哀詩)

「饑有易子食。」(送唐十五誠)

「蒼鷹饑啄泥。」(秦州雜詩)

「饑寒迫向隅。」(舟中出江陵南浦)

「充饑憶楚萍。」(獨坐二首)

「虎之饑下巉岵。」(寄狄明府博濟)

「固合嬰饑貧。」(贈別賀蘭鈺)

「傷弓鳥雀饑。」(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忍饑浮雲爨。」(八哀詩)

「況我饑愚人。」(發同谷縣)

「饑飽豈可逃？」(飛仙閣)

「是日慰饑渴。」(鹿頭山)

「秋至轉饑寒。」(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

「饑鳥似欲向人啼。」(野望)

「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饑。」(述古三首)

「饑膺待一呼。」(贈韋左丞丈濟)

「癡女饑咬我。」(彭衙行)

「恆饑稚子色淒涼。」(狂夫)

「饑寒日啾啾。」(鳳凰臺)

「終日忍饑西復東。」(白晁行)

「穿皮啄朽嘴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杜鵑行)

「饑臥動輒向一句。」(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紈袴不餓死。」(奉贈韋左丞丈)

「有儒愁餓死。」(奉贈鮮于京兆)

「焉知餓死填溝壑？」(醉時歌)

「落日童稚饑。」(赤谷)

「三年饑走荒山道。」(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此日饑寒趨路旁。」(莫相疑行)

「饑寒奴僕賤。」(贈畢四曜)

「老雁春忍饑，哀號待枯麥。」(送李校書廿六韻)

「饑寒永相望。」(遣興三首第一首)

『蒼鷹饑著人』(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

『饑寒榜濟州』(憶第二首第一首)

上面饑字三十八個，餓字四個，饑餓二字一共用了四十二次。他因為餓過肚皮，終日只繫念着饑餓，所以詩中饑餓二字用得如許其多。而且因為他自己知道饑餓的苦痛難堪，所以他能體貼他人的饑餓，體貼得無微不至，魚的饑，鳥的饑，虎的饑，鴻的饑，鵝的饑，白鷗的饑，烏的饑，鷹的饑，雀的饑，鳳凰的饑，白鳧的饑，杜鵑的饑，雁的饑，他都體貼得到。『饑鳥下食貪』的貪字何等妙，真是虧他寫得出，我想別人一定想不到用貪字來形容饑鳥的下食，『美自己也有餓得發慌的時候，所以有本領用這個貪字。』杜鵑行云：『穿皮啄朽嘴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杜鵑嘴啄禿了才得到一蟲喫，亦非有餓的經驗者不能道。秦州雜詩云：『蒼鷹饑啄泥』。他在晴裏又說：『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鷹，鳥，鶴，覓不着可喫的東西，難得一飽，饑不擇食，至於啄泥土，他竟能體貼得如此周到。秦州雜詩又有一首說：『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



：『陶隱居註云：『鷓鴣今謂之水老鴉，久雨井生魚，故窺之。』常人看見鷓鴣窺井，漠不相關，決不去想他爲什麼窺井，但是子美一看見鷓鴣就知道他是在那里窺井，而且即刻就想到鷓鴣是很餓了，所以才到雨後的井裏來覓魚喫的。

我們再看他詩裏的飯，肉，飽等字：

『飯煮青泥坊底芹。』(崔氏東山草堂)

『回紇餒肉葡萄官。』(洗兵馬)

『飽腸皆已穿。』(義鶻行)

『高馬達官厭酒肉。』(歲晏行)

『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贈李白)

『但使殘年飽喫飯。』(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醉時歌)

『富家廚肉臭。』(驅豎子摘蒼耳)

- 『朱門酒肉臭。』(自京赴奉先縣)  
 『肥肉大酒徒相邀。』(嚴氏溪放歌行)  
 『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  
 『酒肉如山又一時。』(醉爲馬墜羣公攜酒相看)  
 『山田飯有沙。』(溪上)  
 『肉食晒菜色。』(贈蘇四僎)  
 『冬菁飯之半。』(暇日小園散病)  
 『吾輩碌碌飽飯行。』(可歎)  
 『濁醪粗飯任吾年。』(清明二首第一首)  
 『軟炊香飯緣老翁。』(園鄉姜七少府設繪戲贈長歌)  
 『常不得飽飯喫。』(雜述——是一篇散文)  
 『強飯尊添滑。』(回棹)

「滑憶彫菰飯。」(江開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侏儒應共飽。」(秦州見除目薛三據授司議郎)

「肉味不足登鼎俎。」(冬狩行)

「粗飯依他日。」(贈王二十四侍御契)

「強飯取崖壁。」(鄭典設自施州歸)

「諸僧但乞齋時飯。」(大覺高僧蘭若)

「飯糲添香味。」(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見遺老夫)

「陳平亦分肉。」(社日兩篇第二首)

「談諧割肉歸。」(社日兩篇第一首)

「縹緲親酒肉。」(南池)

「黃雀飽野粟。」(贈別賀蘭飴)

「香飯兼苞蘆。」(槐葉冷淘)

『清晨飯其腹……乳獸待人肉。』(課伐木)

『俎豆腐羶肉。』(往在)

『飽肉氣勇決。』(留花門)

『饑飽豈可逃?』(飛仙閣)

『白羽曾肉三狻猊。』(王兵馬使二角鷹)

上面飯字十八個，肉字十六個，飽字九個，飯肉飽三字共四十三個。(這裡引的是可喫的肉，和喫飽的飽；飽德的飽，骨肉的肉，和其他不是喫的肉，如山寺云：『歲晏風破肉，』風所破的是我們的皮肉，不是喫的——與此無關，均未抄入)和前面四十二個饑餓二字合起來，饑，餓，飯，肉，飽五字共用了八十五次。而且我找這些字的時候很匆忙，並未仔細，遺漏了不少，從前讀全集時記得不止這些，推想起來，恐怕還遺漏了二分之一，八十五次再加二分之一，全集用饑，餓，飯，肉，飽五字大約有一百餘次。我們中國隨便那一個的集子裏找不出這樣多，這也是子美詩的一種特色，和子美的思想有莫大的關係，不可輕易看過。

洗兵馬云：『回紇餒肉葡萄宮，』回紇幫助唐朝打安慶緒，唐朝宴回紇於葡萄宮，所喫的當然不止肉一樣，而子美但云：『餒肉，』把其餘的都撇開了；歲晏行云：『高馬達官厭酒肉，』醉時歌云：『甲第紛紛厭梁肉，』驅豎子摘蒼耳云：『富家廚肉臭，』自京赴奉先縣云：『朱門酒肉臭，』貴族富翁躑躅的東西，喫厭的東西多得很，而子美卻再四地提起肉，把別的撇開了；他只舉出肉一樣來代表其餘的東西都看不上眼，可見他最注意的是肉。又王兵馬使二角鷹云：『白羽曾肉三狡狴，』把肉字作動詞用，很是少見，亦可見子美對於肉字特別用功夫。

此外詩中說及喫食的事和可喫的東西，更是舉不勝舉。現在再引兩首詩來看：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盃，自有色如銀。』茅堂檢校收稻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佐遷山後寄三首第二首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見遺老夫）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只瘦，長憂想爲情。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江關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他對於米是非常看重的，差不多把米看成了不得的東西，他在張望督促東渚刈稻裏說：「穀者命之本，」因爲他餓過肚皮，知道米是不可一日無的，所以說出這樣的話。他既如此重視米飯，自然要特別研究，米飯的色澤他曾十分地鑑賞，米飯的味道香氣他曾精細地辨別。姜少七府設鱸云：「炊炊香飯緣老翁，」孟倉曹領新酒醬見遺云：「飯糲添香味，」槐葉冷淘云：「香飯兼苞蘆，」佐還山後云：「香宜配綠葵，」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云：「遣人向市賒香粳，」江關臥病云：「香聞錦帶羹，」都是說飯，醬，羹的香氣的，茅堂檢校收稻云：「稻米炊能白……自有色如銀。」又憶昔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都是說米的色澤的。他回憶全盛日，第一件想到的便是米，米便是

全盛日給他印象最深的東西。茅堂檢校收稻云：『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佐還山後云：『正想滑流匙，江閣臥病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都是說飯滑的，他一憶及飯，似乎那滑的感覺就到了他的喉頭。

我們再看他的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尙看王生抱此杯，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頭白眼暗坐有肌，肉黃皮皺命如線。」惟生哀我未平復，我爲力致美餽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豪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老馬爲駒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陶淵明乞食云：『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淵明餓得沒法，受了饑的驅使就出去乞食，子美是和淵明一樣老實不客氣的人，也常有跑到人家去喫飯

的事。子美喫了人家一頓飯，就做這首詩謝人家，闕鄉姜七少府設齋戲贈長歌等詩亦是爲一頓飯而作，真好像是一飯之德不忘。

子美貧病交迫，王倚可憐他，弄一餐美餚膳給他喫，可見子美自己是沒有美餚膳喫的。他說：『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你看他把冬菹土酥形容得多少美！他自己是沒有美餚膳喫的，所以喫了一頓美餚膳便手脚輕欲旋了。他說：『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家中要每餐去賒米，要妻子自己炊飯，可見王生也是很窮的，窮人家的餚膳當然不甚美，但因有肉，故子美覺得甚美了。

子美詩中饑餓二字用得多是因他餓過，而飯，肉，飽三字用得多也是因他餓過，何以故呢？我們曉得饑餓的人會夢見山珍海味，受寒冷的人會夢見狐皮貂裘，落第的窮書生會夢見登科高中。子美是因爲饑餓而做飯肉飽的夢。做夢是不知不覺地做的，子美詩中飯肉飽等字他自己不覺其多，而我們旁人卻看得出。他因餓過，所以常想喫一頓肥肉白米飯，因爲越餓越厲害，而肥肉白米飯便也越餓越可愛，你看他把飯想像得那樣香，軟，勻，而『自有色



如銀，『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竟拿銀來比飯的色，拿金菊來比飯的味，拿綠葵來比飯的香，病後過王倚飲，又用綠來形容長安鹽菜，用練來形容金城土酥。古人云：『晚食可以當肉。』臨平有句俗話說：『什麼東西好喫？肚皮饑好喫。』子美所以能够把食物描寫得這樣美麗，都是肚皮饑的力量。

飛仙閣云：『饑飽豈可逃？』他很知道餓的厲害，故說饑是不可逃的。他很畏懼饑餓臨頭，終日繫念，他的腦子便完全被這一件事佔據了。從前人家說子美『情不忘君』，我說子美『情不忘喫』，這並非開玩笑的話，我說這話是用極正經的態度。子美『情不忘喫』這件事是極可注意的，切勿當做笑話，這『情不忘喫』乃是子美的博愛思想的根基，否則他決不會有那樣偉大的同情心。原來他不專顧自己『情不忘喫』，他還要推己及人，設身處地替別人想想，知道和他一樣饑肚皮而情不忘喫的人觸目皆是，因而同病相憐，就發生博愛的念頭。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雁有稻梁喫而黃鵠沒有，子美便替黃鵠抱不平，他對於一切無衣食的人也有這抱不平的心。

思。但總要自己先餓過，而後纔想得到別人的餓，先替自己抱不平，而後纔想得到替別人抱不平。所以子美的餓在他自己是很苦，但在我們看來餓對於他是有莫大的供獻，他若沒有餓過，決不會有那樣偉大的同情心。

子美因爲餓過的原故，本來早有博愛思想的萌芽了，但還不十分穩固，等到他四十四歲那一年餓死了一個兒子之後，他的博愛思想纔打定了基礎，不可移易。雖然也有兩次個人主義的思想在他腦子裏有勃勃欲起之勢，但不過是隨起隨仆，終不能推翻利他的念頭。餓死兒子，子美雖很心疼，但對於他的博愛思想，實在是很有用處的，我說『很有用處』，人家或要說我殘忍，但事實確是如此。我們看他在白京赴奉先縣詠懷裏大罵皇帝：『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又大罵貴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罵得十分利害，十分激烈。由此可知因兒子餓死而使他的博愛思潮怒漲至於頂巔了。

此外屢遭亂離，窮困，不甘貧賤，飄泊半九州，世情冷薄，怕死六項也是使他成爲利他主義者的原因，現在也說一說：

他因屢遭亂離，所以非戰詩很多，這一層隨後再說。

他因爲終生窮困，不甘貧賤，而又目觀和他一樣窮苦終生的人極多，所以他便同情一切窮人。他說自己窮困的詩甚多，舉兩首爲例：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空囊)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園野色，舍影映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屏跡第三首)

『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他留着一文錢看守空袋，這一文錢他是何等的珍視。趙臺有兩句詩說：『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子美珍視一文錢，亦有這種意味。我們再引些句子來；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醉時

歌)

『糟粕對童孺』(雨)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悶)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兩腳如麻未斷絕。』(茅屋

爲秋風所破歌)

『妻兒待米且歸去。』(別李祕書)

『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陪章留後宴南樓)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

集行)

舊唐書說：『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零雨，米貴，出太倉米十萬減糶。』子美醉時歌作於

天寶十二年『日糶太倉五升米，』便是減糶的米，當然是窮人糶的。

子美秋述一文裏說：『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場。』青苔生到場上去

了，可見他住的是貧民窟。做詩固然不免有過分的話，但子美不說十分過火的話。又秋日夔

府詠懷裏說：『囊虛把釵釧，米盡折花鈿。』他窮得囊空如洗，把他妻子的釵釧花鈿等首飾都拿去賣了買米了。元稹遣悲懷裏『顧我無衣搜蠹篋，泥他沽酒拔金釵』兩句是由子美的『囊虛把釵釧，米盡折花鈿』脫胎出來的。又子美雜述文內有兩句『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完全可以移來做他自己的自傳。

他因為貧乏，故詩中常說起酒債的事：『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是說酒價太貴。曲江『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是說酒債行處都有。遺意『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是說遣兒子去賒酒。但這時是子美有幾個錢的時候，總算不壞，還有人肯賒給他。草堂卽事『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是說沒有錢無處可賒酒。對雪『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是說酒不容易賒。屏跡『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既無買酒錢，又無可賒處，只得賣了菜去買酒了。

我說他不甘貧賤的，但他卻也有甘貧賤的話，如贈蘇四孫：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尙在行李中……有才何栖栖，將老委所

窮。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一請甘饑寒』是勸人家甘饑寒，又病後過王倚飲說：『素知賤子甘貧賤』是人家知道他甘貧賤。但他的奉贈韋左丞丈裏卻說：『難甘原憲貧』這才是真情流露了，這纔是漏出他的本懷了。他原是不甘貧賤，又知道別人也和他一樣不甘貧賤，所以同情一切貧賤者而攻擊使他人貧賤的人。假使他甘心貧賤，又何必再四再三地言貧說賤，訴窮告苦？又何必罵貴族？

我說飄泊半九州亦是子美博愛思想的來源，何以故呢？因爲他奔走了許多地方，而且奔走的是隴蜀僻遠之地，奔走久了便嘗盡了艱苦，又因時與平民接觸，深懂得民生疾苦，所以便發生了利他的念頭。他是飄流一生，奔走至死的，關於這種句子如通泉驛云：『我生苦飄蓬，所歷有嗟歎！』他所經歷的都是可嗟歎的。春日江村云：『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晚晴云：『汨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詠懷古跡云：『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大地間。』他因味於生理所以老死風塵，詩人都是味於生理的。旅夜書懷云：『飄飄何所似？大地一沙鷗。』秋興云：『江湖滿地一漁翁。』橋陵詩云：『旅泛一浮萍。』一沙鷗，一漁翁，一浮萍，他的飄零是何等的孤獨！宿青溪驛云：『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他飄的地方多得很了，所以心煩意亂，現在在什麼地方都弄不清楚。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云：『爲客無時了，遺興云：『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往往云：『歸號放松柏，老去苦飄蓬。』他的生涯便完全送在羈旅裏。

世情冷薄也和子美的博愛思想有關係，他因得不着別人的同情，而想到世人都是沒有同情心的，和他一般得不着別人同情的人很多，所以人家不同情子美，反促成子美同情別人。我們看他的詩：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章郎跡也疏？』（投簡

梓州幕府兼簡章十郎官）

子美是很老實很直爽的人，人家忘了他，棄了他，不理他，不寫信給他，他還要寫信去責問人家。我們再看他的投簡咸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才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况乃疏還臨事拙？餓臥動輒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高官大爵被軟裘騎快馬，歡天喜地地在冰雪裏橫衝直撞叫做賞雪；而子美鶉衣百結，板壁四空，餓着肚皮，凍着體膚，在平民窟裏無聲垂淚。他的在朝廷裏做了官的故知舊友，也不以禮待他。我們再看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人家對待子美是『當面輸心背面笑』。子美是深知人情世故的，所以他罵人便也罵得非常酷薄，然而非常真切。又酬章韶州見寄說：『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皇帝是不記得還有他這個人。秋興說：『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他的後輩都不像他這樣貧賤，各人都只管自己富貴榮華，各人都只管自己輕衣肥馬。狂夫云：『厚祿故人書斷絕，』老朋友因為有了厚祿都和他斷絕音問了。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四句正好移來作子美自己的寫照。我們處在這個世界之中，上下四方都是惡臉，獰笑，冷淡，白眼，暗算，陰謀。子美石龕的前半首拿來形容這個世界是再適宜沒有了：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受了這種惡環境的刺激，可以發生兩種相反的反應：第一種是厭世，第二種是由憐憫而同情受此環境欺凌之弱者。子美的反應是屬於後者。

還有怕死也和子美的博愛思想略有關係，他因怕凍餒而死，所以罵貴族富翁，又知道

怕凍餒而死的人到處都是，所以同情一切怕死的人。他常把他怕死的心境說出來：奉贈鮮于京兆說：『有儒愁餓死！』赤谷說：『常恐死道路。』進雕賦表說：『只恐轉死溝壑。』都是直說怕死的。喜達行在所說：『生還今日事，問道暫時人。』又說：『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不是十分怕死說不出這樣的話。醉時歌說：『焉知餓死填溝壑？』雖如此說，其實更見其怕死。從各方面把子美的博愛思想的源泉弄清楚之後，我們更能了解子美，所以說得很詳細，以下再說他的博愛襟懷。

子美是一個熱血的人，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極富於同情心。他的同情心的偉大可以震動天地，可以使我們心驚，使我們歎歐泣下！他忠君憂世，很像屈原。能克己，能犧牲。他有一次於舟中遇難，自己減食把米分散給同舟的人，解憂裏有兩句說：『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遇了難本有餓死的危險，還要減食送米給同舟的人，這種精神何等的偉大！何等的美！他的鳳凰臺中段說：『恐有母無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這種話若出之於太白之口，便成空口說大話，但出之於

子美之口，卻是極懇摯的流露。又如他的歲暮說：

「歲暮遠爲客，邊隅遠用兵。烟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他原是怕死的人，但爲了濟時竟能愛死了。我們再看他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罽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自己已艱苦如此，還有心思想到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他的襟抱闊大，自與常人不同。白居易有兩句詩「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是從子美這里脫胎的，但

不如「安得廣廈千萬間？」真切動人。

子美集中憂國憂民的，對於時事慷慨激烈痛哭流涕的詩極多，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是非戰詩的名作，新安吏說沒有成丁的人把十八歲的中男都拉去當兵，石壕吏說拉夫連一個老太婆都拉去了，無家別說一個人戰敗逃歸，家中已無一人，復被縣吏逼去當兵，都是驚心動魄之作，文藝至此，真成絕技了。這三首傑作等到下一章杜甫之寫實工夫裏再引他，現在先看他的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君妻，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

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爲君妻，暖君牀，君行，君今，隨君，對君，與君，一連呼了七聲君，真是一聲一淚！牀前泣別，絮絮哭訴，逼肖兒女情態。昨夜結婚，今晨告別，而且是從軍往死地，何其慘也！又如他的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傷肺肝！』

子孫都已陣亡了的老頭子還要別了老妻去從軍，子美深懂得戰爭的罪惡，所以民間種種從軍苦況他都設想得出。他的非戰詩很重要，不妨多引兩首：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噴。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前出塞第四首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何日樹功勳？』前出塞第五首

前一首說不管死生終要向前去，叫官吏不必怒噴，後一首說主將不知兵士苦楚，又說我不過是皇帝的奴僕而已，沒有立功的時候。子美寫這些詩時是含了淚寫的。再看他的三

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貪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略谷；自說二女囓臂時，迴頭卻向秦雲哭。』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他不僅罵造反的人，官軍也罵在內，而十之九的非戰詩是罵皇帝的。『貪人更肯留妻  
子？』自說二女囓臂時，『婦女多在官軍中，』士卒如虎狼，奸淫劫擄，古今無異。又如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  
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  
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  
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  
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  
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

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開頭如風潮驟湧，寫出一片行軍景象，極是慘淒。子美所寫是他見過的實在情形，使你讀了恍如置身其中，這便是子美的本領！『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何等有力，真是驚風雨泣鬼神之作。

此外關於非戰的句子，如悲青坂云：『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烟白人骨！』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常不用！』送靈州李判官云：『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北征云：『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氏，殘害爲異物！』總之，他是十分同情犧牲在戰場上的白骨，他對之無異於自己的兄弟，他的同情心是如此的博大深厚，直叫人驚神動魄，讀了他的詩而不感動的人定是沒有心肝的！

子美憂國憂民，時刻以民生疾苦爲念，很反對貴族的奢華，集中非富的詩如：

『世亂誅求急，黎民糠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駭骨白！寄

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驅豎子摘蒼耳）

又醉時歌云：『甲第紛紛厭厭肉，』寫懷二首云：『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這兩句是阮籍大人先生傳『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安於身而無所求也。』來的，但不必有大人先生傳，子美也能說這種話，他自己有這種思想。又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說：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鞿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沉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香橙壓金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貴族如此奢華，平民如此困乏，相隔咫尺而榮枯各異，子美看了這種情形，不覺怒髮衝冠，便大聲疾呼，把皇帝貴族富翁痛罵一頓。你看他描寫貴族的生活，舉出貂鼠裘，駝蹄羹，香



橋，又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罵得多少厲害！他自己已困苦不堪，而只惓惓於國計民生，他的眼淚火一般熱，他是我國最同情平民的第一個詩人。子美這一類的詩，正義之氣，上冲雲霄，使人讀了慷慨激烈，憤恨不已。

子美是憤世嫉俗的，他在壯遊裏說：『嫉惡懷剛腸。』他把貴族當作惡類，痛恨之至，所以不喜歡交遊權貴。暇日小園散病說：『不愛入府州，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噴。』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示從孫濟說：『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sub>（子美）</sub>踏<sub>（子美）</sub>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客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晦日尋崔戡李封說：『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這都是說怕與公侯豪貴爲伍的。又奉贈韋左承丈說：『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倫。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紈袴不餓死』一語，一肚子的牢騷憤激，信口衝出，罵得何等直率。他叩富兒的門，隨肥馬的塵，是爲了飢寒不得已的，而語含譏諷之意。又如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榮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跛足隨鰲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他不喜與權貴交遊，但很喜與田野老相狎蕩，且交遊甚密。例如：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草兵車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羌村第三首）

『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我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

果粟。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噴向升斗。〔遭田父泥飲〕

又如羌村第一首說：「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他處處憎惡貴族，唾罵貴族，但他寫田夫野老寫得怎樣的有情有義，怎樣的可親可近。

子美最同情下層社會，人家只看見唐朝的黃金時代，只看見貴族的繁華奢侈，而子美卻看得到被皇帝貴族蹂躪的窮人，看得到爲了富翁的荒淫縱樂繁華奢侈而勞苦工作的平民。如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卻甚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浦二田於題下注云：「公向居此堂，熟知鄰婦之苦，聽其竊棗以活，吳郎之來，聞其將插籬護圃，故作此以止之。」他想得到鄰婦不是爲了困窮不會來偷棗，他看得出鄰婦那畏人看破的恐懼，他又對吳郎說：「你來未必真要馬上禁止鄰婦竊棗，我防你阻止你固然是多事，但是鄰婦本怕你要禁她，假使插了疏籬，很像真是爲她而插，她便不敢再來竊了。」這真

是體貼周至，這是用血淚和墨寫下的。子美至性過人，有痾瘵一體之心，所以能够原諒一個賊骨頭，故意讓她來偷棗裝不看見，而且還不許人家插籬阻止她，有這樣深厚的同情心的人，找得出幾個？再看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傷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鬢只垂頸，野花山葉根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佔井。面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子美是一個平民詩人，他經驗過平民的痛苦，所以能寫得如此親切。『土風坐男使女立，』很同情女子的被男子虐待，這樣艱苦至死的女子多得很，沒有人過問，只有子美這樣可憐她們。『面裝首飾雜啼痕』一語何等動人！再看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恩忍愛還租傭……』

厭酒肉，鬻男女，割恩忍愛，這真是有血有淚的作品了。「汝休枉殺南飛鴻，」有非飲食上不得已的需要不殺生之意。又如畫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落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子美愛民如子，刻刻以民生疾苦爲念，閉了眼便算了，開了眼睛想到天下蒼生，馬上又愁起來。「橫索錢」罵得真結實。又草閣云：「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壯遊云：「下憫萬民瘡，」處處可以看出他是怎樣同情被壓迫的平民。

子美不但同情人類而已，雞魚蟲鳥一切衆生無不同情，如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他的詩都是最真摯的情感的表現，並非空口說幾句漂亮話，你看「萬魚急，」半死半

生猶戢戢，『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這些話簡直把魚的心理都寫出來了，好像是他自己經驗過的，好像他自己便是被捉的魚。沒有戀摯的情感，怎能體貼得如此深微？又如他的闕鄉姜七少府設餚一詩原是爲餚的美味而作的，但他卻說：『洗魚磨刀魚眼紅。』此語何等使人感動，寥寥七字，更有千鈞之力。人家洗魚磨刀只想着下鍋之後的美味，子美卻留心到魚的着急，魚的悲傷，竟說魚聽見磨刀眼睛都紅起來了。子美的同情心是十分的真而且美，中國詩人再找不出一個有他這樣美的同情心的，我們再看縛鷄行：

『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子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鷄食蟲是最平常的事，但子美看了卻很不忍，想把鷄賣了，但鷄賣了一樣要成爲人家碗中物，鷄蟲這樣既賤且微的東西，子美卻把他們的生命看得如此重大，爲他們打算，爲他們計畫，爲他們躊躇，費了多少心血。

他的絕句四首第一首說：『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村。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

擬對阮生論。不開門是怕踏壞了筍，但不知是純爲愛筍而怕踏壞他呢，還是因餓過肚皮對於可喫的東西非常看重。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說：『復作歸田去，猶殘護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茫籽粒紅。』他可憐螞蟻，怕築了場要損壞了蟻穴，可見他怕踏壞筍純係爲了愛惜筍。

子美對於天下蒼生以及鷄魚蟲鳥竹筍都如此有情，他與家屬親友間當然也很親愛，如恨別云：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霄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清霄反而立，白日反而眠，曲盡憂念家眷記掛弟妹的情況。又如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王右仲評月夜說：『公本思家，反想家人思己，已進一層，至念及兒女不能思，又進一層，』

五六語麗情悲，未想到聚首時對月舒愁之狀，詞旨婉切。公之篤於伉儷如此。」子美自己在月下對月思家很久，便以爲他的妻也很久地在月下，所以說雲鬢溼了，玉臂寒了。子美與妻愛情極深，願與妻子同饑共渴，自京赴奉先縣說：「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又如他流離困頓乃干戈所致，此罪當然在干戈，他雖知道是干戈的罪，但他在自閬州領妻子裏一邊說：「何日干戈盡？」的時候卻又接着說：「飄飄愧老妻！」把罪歸在自己身上。他是極深情的人，所以雖明知是干戈的罪，自己總過意不去，覺得很慚愧。再看客夜：「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因爲思家不能成寐，不能成寐而至於怨天不肯亮，則其思家之切憂慮之深可知。此外思念弟妹的詩也很多，如遣愁，月夜憶舍弟都是。他又異常疼愛他的兒女，常見於詩，他時刻爲兒女擔憂，怕兒子懶惰失學，憐惜備至。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說：「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他對於朋友全是真情。如別房瑀墓云：「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此外贈李白的詩也可看出他對朋友的深情。

總之，子美自說：『嫉惡懷剛腸，』是最好的自白，他對於一切強者都憎惡，對於一切弱者都同情，如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鷓鴣相怒號。』

黃雀螻蟻是比弱者，平民，鷓鴣是比強者，貴族，朱鳳是他的自況。他真是慈悲的仁人，哀王孫，哀江頭對於他所憎惡的王公也有很深的同情，因為是失敗了的王孫；但我以為他的心太慈了，惡物是用不着同情的，爲什麼要同情蛇蠍呢？

## 第七章 杜甫之寫實工夫

子美的詩最要緊的當然在內容，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現在專說他的工藝與外形。黃白山說子美：『蓋能以其性情達之紙墨，而後人之性情亦爲之感動也。舍此而徒討論其格調，剽擬其字句，抑末矣。』他的詩是直寫真情至性的，沒有一字不是從真性情流出，但是如無工藝與外形，則他的性情不能表之紙墨，更不能從紙墨傳之他人，所以工藝與外形亦是值得討論的。

子美詩有很多特色，如真實，有事有物，以經驗做底子，詩中有史，詩中有畫，客觀的描寫，

用白話方言，不用樂府舊題，作拗體，注重工藝，勁健，嚴肅等都是他的優點。

他的詩只是一味的真實樸質，澈頭澈尾都是真實樸質，直是真入骨髓！如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尙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健如黃犢雖帶一點滑稽的意味，但字裏行間都有一片真氣流行。又如北征裏說：

『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

這種描寫都充滿了真氣。他的女兒穿的衣服想必是祖父曾祖父的舊袍子改的，而且破了又改了幾次了，所以舊的繡花都移動了曲折了，繡的海波浪也折了，繡的天吳和紫鳳也顛倒了；描寫的精細也是前無比倫的。

因爲他的詩是以經驗做底子的，他詩中處處有事有物，而他又用了誠懇莊嚴的態度去寫詩，所以他的詩便十分真實動人。例如：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無家別）

古人說杜詩『萬景皆實』，這是的確的，杜詩真是沒有一句虛語。新安吏說一個過路的客人和人家問答的事，無家別說一個人戰敗逃歸，家中妻與母都已死去，縣吏知道他回來馬上又命他赴戰場的事，詩中有許多事許多物，而他寫來不慌不忙，真有手段。

子美集中諸作，大都卽事成詩，老老實實地寫出各種所見所聞，極瑣碎極尋常的事都入詩，如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裏說：『小市常爭米，』把鄉間鬧米的小事寫在詩裏，雖然瑣屑，但何等真實有趣！

因他善陳時事，又言不失實，所以世號詩史。關於詩史有一個故事：宋真宗有一次問近臣唐朝的酒價，大家瞠目不能對，丁謂奏說：『每斗三百文。』真宗問丁謂何以曉得，他便引子美偃側行最後四句：『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徑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來回答。他不經意寫下來的詩，卻給後人以史料，也是有趣的事。唐朝的酒這麼便宜，然而子美卻『常苦貴』了。

子美詩中有史也有傳，江盈科雪濤詩評還說他的詩是年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飢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閱苦楚，都於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卽當得少陵年譜看。』子美做詩用的是司馬遷做史記的筆，他實是詩國裏的司馬遷。他有時替社會做史，有時自己做傳，做詩送人便替那人做傳。如他做詩送李白，便把李白的性情態

度都描寫了出來，把李白的生涯都敘了出來。李白本是一個狂放的天真爛漫的人，杜甫以「祥狂」，「天真」等字形容他是很得當的，而以「落月滿屋梁」狀太白的神采，以「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寫太白的姿肆，更是太白的好傳文。

我們知道客觀的詩人要閱世深，閱世越深材料越豐富，越變化，子美是客觀的詩人，而他又老於風塵，老於人情世故，故他客觀的詩做得極好。如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此詩結構謹嚴，安排得所，無義不堅，有詞必確，真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他但冷眼旁觀，把一件事實直寫下來，不著一個字議論，不著一個字批評，但卻極有力量，好像綿裏裹針，外面是軟軟的綿，裏面卻有能刺人的尖銳的針。老杜真有魄力！真是虎視詩壇，

獨步一世！（指李白死後）又如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他寫倦夜卻不說一個倦字，只寫了一些環境景色，到最後一句說通宵未睡，才算把題目點破。

子美眼光極銳，比任何詩人都會觀察，而且長於刻畫，形容。他是用詩來寫生畫圖的，有許多可以叫做畫的詩。人家常說王維詩中有畫，其實王維詩裏只有幾幅山水畫，範圍小得很，而子美詩中是各色的畫都有，他替一切的社會寫真。先看他的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啣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談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

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前不用起，後面又不用收，前字押了三次，天字，眠字，船字押了兩次。每人一段，每段長短不齊，這是他的創格，別人不曾有過。他只要這樣參差歷落地寫了出來，便是奇文。人物這樣多，他卻能夠寫得井井有條，一絲不紊。這首詩簡直可以當做一幅飲中八仙醉酒圖看，他只用了兩三句話便能描寫出各人不同的生平與個性，各有各的飲態，各有各的醉趣，刻畫入微，描寫入神，說得有聲有色，好像八位酒徒都飛騰跳躍在紙上一樣：這寫生的本領是無出其右的。子美自說：『下筆如有神，』他的寫實工夫便在這能傳神。

麗人行前半說：『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爲鬢，叶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襪穩稱身。』這不是一幅遊春圖麼？『態濃意遠淑且真，』寫豐神的美麗，肌理細膩骨肉勻，狀體貌的美麗，活活畫出一個有血有肉的美人來。這首麗人行原是含有譏諷的，但他的意思不形於色，只是一味描寫，直到最後兩句『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才把原



意露出。歐陽文忠說：『春秋之義，痛之深則詞益隱，刺之切則旨益微。』子美此詩也是用這個方法，但比春秋的藝術卻高出了千萬倍。

他的佳人云：『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絕句云：『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古柏行云：『孔明廟前有古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都是極好的圖畫。可歎云：『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用極平常的白衣蒼狗來比擬浮雲，是最寫實的畫法。八哀詩云：『垢衣生碧蘚，』白帝城放船云：『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都描畫得妙到極點。戲作花卿歌云：『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兩句極能傳神，讀起來凜凜然有生氣，不是寫生聖手說不出。當時有讀了這兩句詩可以愈瘡疾的傳說。也是因為這兩句詩有感動人的力量的原故。

子美非常注意工藝，他做詩所用的是利鑿細錯，琢字鍊句，改罷長吟，一字不苟。遺悶云：『晚節漸於詩律細，』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解悶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他的琢字鍊句，改罷長吟，是要表現得恰到好处，是要找到最適當的字，不可移易不可代替的字。他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是要怎樣表現得更好，怎樣表現得更美，怎樣洗練到白玉無瑕，使他成爲一件美的藝術，和謝靈運吳文英等無內容而雕琢的詩詞不同。子美又在寄裴十迪裏說：「知君苦思緣詩瘦，」其實他自己也因詩而瘦，太白說他：「總爲從前作詩苦」實是的確的事實。

子美詩中白話方言甚多，例如：

「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喚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夜歸）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卽遣花開深造次，便教螢語太丁寧！」（絕句）

漫興第一首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第二）

首)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第三

首)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醉時歌)

一詩內四用「先生」，隨意得很。此外草堂云：「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盧；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後四韻是由木蘭辭「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一節變出來的。杜鵑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是由樂府江南詞「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這個格式脫胎來的。又三絕句云：「去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這些都是白話，隨口說出，多少隨便！他這樣隨便，和他的注重工藝並不矛盾。注重工藝原是要表現得好，並不一定要雕字琢詞，雕字琢詞也不一定便算工，而隨便自然，正是他

的工夫到了家的原故。

杜甫的詩中爲什麼用了許多白話方言呢？這個胡適之的國語文學史裏有一個解答：『但杜甫的好處，都在那些白話化了的詩裏，這也是無疑的。杜甫是一個平民的詩人，因爲他最能描寫平民的生活與痛苦。但平民的生活與痛苦也不是貴族文學寫得出的，故杜甫的詩不能不用白話。』但是仇滄柱卻有一個很妙的解釋：『病後過王倚飲贈歌及後贈姜七少府詩皆用方言諺語，蓋王姜二子本非詩流，故用世俗常談，發出懇摯真情，令其瞭然易見，文章淺深，因人而施，此其所以有益也。』子美用白話方言處極多，與什麼因材施教有何關係？他實在是因爲文言不能夠表現他的情思，故不知不覺地用起白話方言來了。

子美雖很多近體詩，但並不束於聲韻，他愛做拗體，平仄不依規矩。如絕句漫興第九首：『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謂誰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他做拗體和白話方言是同一趨向，他只要說話說得自然，並非故意要立異做拗體。大作家做詩以流暢爲主，不像普通詩人那樣拘拘於聲律。

子美一方面用方言，做拗體，一方面又竭力少用典故，少用陳言。固然也有例外，他有些詩典故堆得很利害，也有用經語的地方。如『甫也南北人，』『白也詩無敵，』由『由也』『賜也』而來，還沒有什麼毛病，但他愛用『不知老之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兩句話，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兄將富貴等浮雲，』『當暑去食不知老，將至於我如浮雲，』後兩句割章裂句，便不通得成了笑話了。

子美是注重藝術的，所以他不肯蹈前人陳跡，不做四言詩，不做離騷體，不用樂府舊題，集裏的詩都是就當時所感觸，目擊成詩，隨意自創格調，自立新題。如北征首二句說：『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在詩裏說起年，月，日來了，簡直是做日記一樣。又如同谷七歌雖受了九歌，十八拍，四愁諸調的影響，但已經變化過了，實在仍是新創的格調。他不用樂府舊題，自己做詩時也不是先有題目，他常常寫好一首詩沒有題目，便照詩經裏的辦法，拈詩中兩字爲題，如『歷歷開元事，』一詩便題爲『歷歷。』他又有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這樣的題目。

子美不摹擬四言詩，不效楚辭體，不用樂府舊題，不蹈襲漢魏諸家，無非要避掉前人窠臼，自由創作。但是自創格調，並不是平空創出來的，須要鎔衆格衆調於一爐，這不是輕易的事，非讀破萬卷怎麼能够採掇精華，兼賅衆善？劉勰說：『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沒有操千曲觀千劍，不能曉聲識器，要操曲舞器當然更非聽萬曲觀萬劍不可。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裏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但他的讀法是陶淵明那里學來的，不求甚解，遇着難字便跳過，漫成晏說：『讀書難字過。』又戲爲六絕句裏說：『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解悶裏說：『頗學陰何苦用心，』他的自創新格調，下筆如有神，是從讀破萬卷多師，苦學得來。

子美詩還有兩種特色，勁健與嚴肅，勁健因爲他是偏於北方文學的，嚴肅因爲他全部詩集除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幾首外，都是言愁說苦的，而這言愁說苦之中又常含有他那偉大的同情心，所以一股莊嚴正大之氣，便溢於行間。我們前面說過他的詩是由環境釀出來的，他無一日不在愁苦裏輾轉掙扎，所以他極少言歡說樂之作，而最工於言愁說苦。我們

舉幾首來作例：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似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送路六侍御入朝）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元猿哭，故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九日）

第一首說桃花不合錦似的紅，又憎厭柳絮綿似的白，又怪春色無賴觸忤了愁人；第二首說重陽獨酌無聊，乃擲杯而起，抱病登臺，又怪竹葉酒於人沒有緣分，又命菊花從此不必再開：一片鬱勃，表現得沈痛淋漓。又如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春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鸞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疲病虎縱橫。」

他怪江草一日一日地喚起他的愁來，怪泠泠的春峽對他冷淡，怪鸞只願自家盤在水渦裏洗浴，怪樹只願自家開花，一開頭便大發雷霆，罵江草，罵春峽，罵鸞，罵樹，大罵了一頓，不

知他到底爲什麼生氣。讀到『十年戎馬，異域賓客，』才知道致恨之由。他因自家苦惱填胸，無處發泄，故遷怒到江草與春峽與鷺與樹，罵這些東西冷淡無情，不知他心中苦惱：表現之妙，不可言喻，真是神來之作！再看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高渾一氣，一字一字地鏤出他的肺肝，苦音哀調，含有無限淒涼，使千載下的我們讀了，還爲魂銷淚下。這種佳作，真堪一唱三歎！楊西河說這詩是杜集七言律詩第一首，我也如此說。又如曲江三章第三首：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雖只有五句，卻含有無限牢騷，我們再引兩首來看：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



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野望）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

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至日）

這種詩蒼涼滲淡，都是所謂化工之筆。此外如春望說：『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表

現很有力量。屏跡說：『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擊樽破，表出無限幽憤。嚴氏溪放歌行說：

『東遊西還力實倦』！叫出千斤萬斛的人世的苦辛，人世的厭倦，多少有力！樂遊園歌說：『卻

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

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不勝身世之感，悲絕淒絕，使讀者黯然寂

然。示從孫濟說：『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因爲無聊，想騎驢去散散心，跨上驢出了門，又

不知那里去好，只此十字便寫出十分無聊的光景。又如三絕句的前二首：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花新蕊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門外鷺

鷺去不來，沙頭忽見眼相催。』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第一首『不如醉裏風吹盡』竟和花使起性來了。第二首說鷺鷥久不來，和他生疎了，他便向鷺鷥懇求，求鷺鷥從今以後一日要來一百回，極平常的兩句話，不費吹灰之力，寫出十二分無聊，寂寞的情境，此是何等魄力！

子美的最抒情的詩雖不完全是寫實的，但仍舊用的是寫實的筆調，形容不大過火，帶有幾分寫實的意味，又所說都是瑣細的日常事務。

子美六歲的時候，曾看過公孫大娘的劍器舞，渾脫舞，他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的序裏說：

『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觀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尙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灘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疑前頭之誤）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舞女，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旣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

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則公孫可知矣！」

序中開元三載，當是開元五載之誤，開元三載子美只有四歲，四歲時的事體到五十六歲已成老翁，恐怕不能記憶了。三載一作五載，不錯。劍器是健舞，是武舞，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等。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正字通云：「劍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但清桂馥的札樸裏卻說劍器不是空手而舞：「姜君元吉言在甘肅，見女子以丈餘彩帛結兩頭，雙手持之而舞，有如流星。問何名，曰「劍器也。」乃知公孫大娘所舞卽此。」到底是空手舞是持帶舞，我們不得而知，但有「武舞」，「健舞」，「雄妝」等字眼，也可想見其氣概了。張旭看了公孫大娘的劍器舞而草書長進，我想子美的詩雄渾勁健，逾壯嚴肅，瀏灑頓挫，或者也可說多少得了有劍器舞的神髓。這當然不能說有很大的影響，只是說稍微有一點關係，我們幼年所見所聞，雖是極細極微的事故，亦能不知不覺地在生命的河中留下多少微紋細浪的痕跡，何況這件事在杜甫的腦子裏的印象是很深很濃的呢？他到五十六歲時還記得看公孫大娘舞劍器

是六歲時的事，可見他幼時是怎樣特別受感動了。即使子美全體的詩未受公孫大娘劍器舞的影響，至少劍器行是和公孫大娘有極密切的關係的。我們把劍器行引來看：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傅芬芳；臨穎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澗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他看了公孫大娘弟子的劍器舞卻回憶從前，去描寫公孫大娘的劍器舞，說她舞得燿然下垂好似九日並落，矯然上騰好似駕龍翔空，忽然而來好似雷霆收震怒，陡然而罷好似江海凝而波息；這種形容，簡直把雄妝的舞女生生地畫了下來，使我們如觀公孫大娘之舞。而『絳脣朱袖兩寂寞！』寫人與舞俱亡，哀悼惋傷，何等悽厲悱惻！這不是有不得伸的隱意。

識在那里做原動力麼？我想他這些印像不是看了公孫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的舞才有的，他六歲時看公孫大娘舞的時候，已刻了有一個印像，不過日子久了，漸漸淡下去，模糊而隱約了，等到此時看了李十二娘的舞，重受一番刺激，於是把第一次公孫大娘給他的印像擾醒了，復現了。